

海外綦紛錄



丁巳年

海
外
知
名

卷頭語

英國文學家王爾德曾在他的「陶林格雷之像」一書的序文裏說道：「書沒有善與不善的界限，只有美與不美的區別。」善的書不見得都是美的，不善的書也不見得都是不美的。文學是美術的一種，惟一的要素便是美。小說是文學的一種，其惟一的要素也是美；善與不善，向在其次。這部海外續紛錄的主旨，不是在勸人爲善，也不是誨人以不善，我只把要寫的事和寫得出的事，赤裸裸地寫出來；還是美，還是不美，我自己不能說，要請讀者下一句批評。

我做這部小說的動機，還是在一九二三年。那時我在德國柏林，

花花絮絮，耳聞目擊，却不甚少。當時便想把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事，寫成一部小說，興忽忽的成了兩回，便沒有耐心再繼續下去。回至中國，人事倥傯，更無暇作此類無益的文字。但是此心耿耿，往往有寫成全書的念頭。後來那舊作給商報館裏的邵良君看見了，便慫恿我在商報裏發表。發表以後，受了讀者的督促，不得不繼續下去，日積月累，不知不覺便成了這部書。所以這書的寫成，第一要謝謝邵良，沒有邵良的慫恿，不致在商報裏發表，不發表便沒有完成的可能。因為我對於文字之役，若是沒有督促的人，便不肯握筆，那督促的人，便是商餘的讀者，所以第二要謝謝商餘的讀者。

這部書我在前年已寫完了二十四回，因為商餘的篇幅有限，每天不能多寫一些，累得讀者望眼欲穿，寫信給編輯的，日有數起。我感

激之餘，便想個權宜之計，把二十四回先印成了單行本出版，以副讀者之期望。可是我所要記的事，還很多着，便一鼓作氣的繼續構寫，又寫成了十六回，才把全書結束。可惜在我續寫下去的時候，商報已經宣告停辦，我這後半部，便無發表的機會，以再與讀者相見。因此，我便把前面的二十四回作為正集，把後面的十六回作為續集，交給卿雲書局去全部出版。又因為前印的二十四回，印刷太壞，格式也太不雅觀，所以由卿雲書局全部加以標點，重行排印，以求一律。這便是這部書出版上的一段小小歷史。

本書中的人名和事實，都是向壁構造，子虛烏有，讀者幸勿猜測；若有相同的名，或吻合的事，也不要以為我有意宣布他人的秘密。因為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吻合的事，在所難免；我固不屑替他

人暴露祕事，又何必自己宣揚刺人隱私的惡名呢。至于書中的地名和風俗習慣，不敢絲毫假借，以昭翔實。

末了，我還要說一句，項連生說得好：「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自己原曉得這部書不是有益世道人心之作。我做着玩，無非是遣有涯之生；讀者公餘之暇，讀這部書玩玩，也無非遣有涯之生罷了。

十八年十月 著者。

序一

海外續紛錄排印既竣，作者辟邪君叫我在第一葉上寫上一些介紹辭。我是很瞭然於自己筆底下的不長進，委實沒有勁兒可以使續紛錄增添一些『續紛』的光彩；說不定反會使『佛頭』著上一些『糞』。換一句話說：就是我不配。但是偶然一個興子，倒也不惜矛盾其行，一面這樣說，一面就那樣寫了。

『小說本身有什麼意義？』這是我常常問自己的一句話。其實這種答案現成的不知要找多少：或者說小說是社會上一部宣傳工作，可以使人曉然於利害善惡之分的；或者說小說是——一種傳播知識的捷徑，藉

此得以收輔導之效的；而古書上有所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也明明是替小說下註腳。這許多見解固然不錯，但我總覺得還欠切貼一些。我是喜歡『卑之無甚高論』的，所以我的意思，小說不過是一種供人消遣的東西，但是他的勢力，有時儘足以轉移人的心境，同別的優美文字一樣：他能夠使平淡的胸懷，感到輕快的怡悅；能夠使頹宕的神經，追起奮張的狀態；能夠將散漫凌亂的緒致，歸納到一團整個的注意力中；能夠將鬱結盤旋的憂思，驅斥到九霄雲煙之外；能夠將綿妙脆薄的心靈，溶解到馥郁包圍之裏。換一句話說：便是小說能給人一種『美』的欣賞。

一樣的，音樂與文字，都足以調節心意，陶冶情性，都是一種美的出發點。雖然一個是由動入靜的，一個是由靜趨動的，要之總是在

一條路上得到正當的愉悅。文字之中，唯小說比較容易受普遍的領略，所以他在社會上更博得特殊的影響。

根據上一點，小說作者須注意到下列的幾個條件：（一）應當從美的思想上，採擇精當的原料；（二）應該從美的組織上，運用靈敏的手腕；而最終目的，還在吸收讀者的同情。所以小說作者，儘可以不摹附迹近趨時的什麼主義什麼派，却不能忽略現代的社會生活；儘可以不作『超超玄著』的高論，却不能脫越情理的羈絆；儘可以不用藻飾靡麗的堆砌字面，却不能不注意委婉的鋪敘，與深沉的刻畫。如果能夠使讀者隨時發見作者的傑出精神，使讀者永遠沈醉在興酣淋漓的描寫裏，如披沙而簡金，如磁針之就鐵。——却也以正當的愉快為條件——這纔是真的欣賞，真的『美化』。

本書的全部，我就認為合乎以下所說的『美』的條件，這實在不是一句阿好的話。第一，本書作者游歷『海外』，羅有巨量的經驗，至少也是『續紛』中的一員，所以他的紀述，都是憑着直覺的指揮，無虛誕的曲筆。第二，作者有過人的才調與智慧，并且經過文學的淘鍊，一枝深入顯出的筆，寫得何等輕盈而流利，我們讀去，只覺俊快無比，豐粹咸宜，有欲罷不能之勢，有不可言說之妙。如果有人謀拓暫時的心胸，或者想得到一些調節勞力的快樂，這委實是最適宜的伴侶了。

十八年九月 馮都良

序 二

昔張華博物，得窺瑯環未見之書，鄒衍談天，曾逞瀛海恢奇之說；奇肱車制，傳于山海之經，蓬萊仙都，述諸東方之記。然而燕郢傳說，多屬無稽之談，罔象探求，盡是寓言所託；未有識窮兩戒，徧遊絕域山川，手編一書，盡載異邦風俗若海外續紛錄之信而有徵者也。陳子辟邪，學貫東西，胸羅今古，年逾弱冠，即能作宗少文破浪之遊，志在桑弧，常抱有張博望鑿空之想；跋蠶浪而澹臺挾寶，乘餘皇而大食橫刀，華盛頓肇造之邦，邇迥且屆，哥倫布探尋之地，遊覽是資，稅駕三年，載離寒暑，負笈萬里，恢擴見聞，乃復渡大西洋而

東，踰地中海之峽，纜舟馬賽，驅車巴黎矣。巴黎者，乃歐洲名勝之區，法國都會之首也；玫瑰作城，較勝東京樊重之家，玳瑁爲梁，盡是西洛石崇之宅；闌闌櫛比，高矗雲霄，商賈駢闐，交馳車馬；徹宵燈火，天開不夜之城，遍地笙歌，人遊宜春之苑；絲穿網密，鐵路縱橫，陰霄陽開，金圓映蕩，傳聲有術，等兪觥之飛耳審音，繪影呈奇，同僧繇之點睛欲化；雲譎波詭，巧特犂軒之幻人，鬼斧神工，遠勝公輸之絕技，風景歷歷，不可殫述焉。至若游閒公子，妖豔蕩姬，或贈芍探蘭，伊其相謔，或丹鷲紫蜨，共相聯盟，曼睩騰光以橫波，轉邀尚郎之顧，嫖容色授以勸酒，共圍羊侃之筵。朝朝雲，暮暮雨，是密約所也；坎坎鼓，蹲蹲舞，是跳舞場也；號稱文明，實儕于裸壤之俗，罔知廉恥，每好爲桑中之遊，淫風流行，於茲爲甚。尤可異

者：我國學生之來遊是邦，亦復目挑魂與，心醉神迷，花國香霏，人醉摩那陀果，楚雲誕幻，春酣毗瑟笈天；髻囊腰纏，都付銷金之窟，花街柳巷，甘爲狹邪之遊。遂令相如題橋，有志不遂，蘇秦黜屨，欲歸無顏；外人因而揶揄，吾黨引爲恥辱，此固窮途之可憫，抑亦覆轍所宜懲者也。陳子則具劉知幾知人之鑒，爲肖董氏直筆之書，無微不至，有聞必錄；懸秦宮之鏡，媼妍莫能逃其形，燭溫嶠之犀，魍魅亦爲呈其狀；女媧七十二化，窮盡閃屍，方叔五十萬言，皆能記誦！雖云稗史，皮裏自有陽秋，付之梓人，洛陽爲之紙貴矣。或者謂揣摩床第，得無有類於誨淫，鼓煽輕浮，未免貽譏于大雅；陳子以儂度之逸性，具個儻之奇才，固當抱德煬和，去風卽雅，效家令之秋實，捐庶子之春華；何必畫麒麟之楮，以致華而不實，學鴛鴦之製，自矜巧以。

題詞

其一

巨摩

碧闌干外畫樓西，芳草萋萋路欲迷，
笙落皇笳攜手立，舞衣如雪聽黃鸝。

紙醉金迷憶昔時，爲誰展觸到蛾眉，
楚山密邇燕山遠，別有傷心人未知。

酒冽香溫一放歌，堂堂歲月客中過，
平生自悔情如海，百折柔腸奈爾何。

其二

聖笑

海外徒聞更九州，風光怎敵萬花樓，
臨隨裙屐迷離境，騎鶴爭誇
俠少遊。

館號裸遊城不夜，流香漲膩飲淫泉，
清絃急管通明炬，縱是摩登
亦上仙。

青春意氣狎狂且，左右寶房攬子祛，
最是不堪回首恨，月殘風曉
酒醒初。

尾生抱柱欲何期，紫玉化煙魂太癡，
情海茫茫時拯溺，曲終奏雅
見徽辭。

其二

調梅

跌宕情場不計年，輕裘快馬着先鞭，
羅西化去遊兒嫁，回想當時
亦惘然。

幾許風波情海潮，西窗河畔可憐宵，重溫一覺遊仙夢，猶自驚心大小喬。

問字添香暗暗驚，憐儂愛汝不勝情，蕭娘應有羅敷恨，零露深宵獨自行。

彩鳳隨鴉劇可傷，三郎心事更郎當，願君參透拈花諦，愛色憐才終渺茫。

其四

秋衣

溫馨筆底寫奢華，如見娉婷解語花，絕豔驚才誰得比，南朝金粉不須誇。

摘豔薰香竟適真，揉花作骨玉爲神，十年一覺續紛夢，君亦繽紛夢裏人。

彼美西方綽約姿，天真幾輩誤情癡，燈光徹夜歡狂甚，可奈歌殘舞倦時。

倚翠偎紅好碰杯，非花非霧費疑猜，香竇薄醉嬌無力，更與蕭郎舞一回。

幾時情海定風波，付與尊前喚奈何，活色生香成一夢，可憐異國淚痕多。

投挑報李說溫存，搗粉搓酥有夙根，香水燈明銀燭暗，紅綃帳底最銷魂。

海外續紛錄總目

正集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天涯寂寞飛絮何心 | 客地淒涼落花有意 |
| 第二回 | 鳳泊鸞飄蕭娘身世 | 燈紅酒綠公子情懷 |
| 第三回 | 學步邯鄲弄巧成拙 | 排難魯仲扶弱抑強 |
| 第四回 | 咳唾珠玉四座皆警 | 譚笑風雲一場沒趣 |
| 第五回 | 落魄阮生樂天安命 | 偷香韓掾出醜露乖 |
| 第六回 | 賣笑倚門兩行清淚 | 現身說法一朵紅雲 |

正集卷二

- 第七回 三年窺戶真個魂消 一霎驚鴻甯爲玉碎
- 第八回 病榻纏綿有人如玉 海天上下美眷若仙
- 第九回 檀板金尊笑纓暗妒 歌衫舞袖窈窕生憐
- 第十回 訴衷曲青青河畔草 躡芳蹤依依陌上花
- 第十一回 雨虐風狂香留錦被 珠沉玉碎淚灑黃昏
- 第十二回 煞費心機姊奪妹寵 曲盡媚態李代桃僵
- 正集卷三
- 第十三回 慰檀奴理髮訴心事 慕少艾乘槎覓神仙
- 第十四回 比翼翱翔一雙蝴蝶 同心繾綣三只鴛鴦
- 第十五回 幽谷花香美人意得 溫泉水滑蕩子魂銷
- 第十六回 綽約柔情紅妝伴讀 莊嚴師道傀儡登場

第十七回

探惡藪清晨奮擊

激公憤黑夜聞槍聲

第十八回

燕鶯鶯嘲難爲老朽

鳳頭鸞倒何妨公妻

正集卷四

第十九回

受學位巧施盜鈴術

開法網難買愛國心

第二十回

中朝天子妙手空空

勝國名姝芳心扣扣

第二十一回

憐新棄舊未免寡情

飛短流長誰能遣此

第二十二回

海闊天空郎情如水

形單影隻妾願化煙

第二十三回

離鄉背井豈有他念

憐孤恤寡別具深心

第二十四回

個中人妙粲蓮花舌

座上客競編竹枝詞

續集卷五

第二十五回

粉檻飛花慣拋紅豆

香車擲果豔說碧髯

第二十六回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風塵僕僕慨當以慷

第二十七回

淺笑低鬟日成衆裏

柔情密意歡拾尊前

第二十八回

楊畔深談紅燈照豔

街頭小步翠袖生涼

續集卷六

第二十九回

雙漿清風浪翻醋海

一天明月光照愛河

第三十回

別具心腸竟成好事

有何面目再見舊人

第三十一回

一窗螢火萬里歸魂

三粒金丹十年綺夢

第三十二回

生路別開以博設館

銀幕乍展借廂營巢

續集卷七

第三十三回

開罷棠梨輕風逐燕

栽成楊柳細雨留鶯

第三十四回

病渴相如未醒綺夢

聞歌子野莫寄閒情

第三十五回

唇槍舌劍醋醋情懷

心電眼波飛飛魂魄

第三十六回

治蝶狂蜂郵舍獵豔

離鸞別鵲客邸哀音

續集卷八

第三十七回

秋水伊人偷彈閒淚

春風楊柳忽動歸思

第三十八回

揮盡黃金始悟愛憎

吟殘白紵又歌離別

第三十九回

東南孔雀一別三生

西北高樓人間天上

第四十回

魂銷南浦多士離都

腸斷西茵美人抱屈

卷

一

第一回

天涯寂寞飛絮何心

客地淒涼落花有意

第二回

鳳泊鸞飄蕭娘身世

燈紅酒綠公子情懷

第三回

學步邯鄲弄巧成拙

排難魯仲扶弱抑強

第四回

咳唾珠玉四座皆驚

譚笑風雲一場沒趣

第五回

落魄阮生樂天安命

偷香韓掾出醜露乖

第六回

賣笑倚門兩行清淚

現身說法一朵紅雲

第一回

天涯寂寞飛絮何心

客地悽涼落花有意

世界繁華，首屈巴黎，那是人人知道的。歷史上，藝術上，巴黎都佔了世界重要的地位。巴黎附近有兩座皇宮：一個叫做方登南泊羅，一個叫做凡賽爾，是法國歷代帝王駐蹕之所。革命以後，依舊保存着，任人遊覽。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後的條約，就在凡賽爾簽字的。兩座皇宮，建築的堂皇富麗，景物的清靜幽雅，固是不消說了。就是巴黎城中，憑着天然的風景，襯着人工的名勝古蹟，於繁華中

却帶着靈秀之氣；魯佛博物院是世界收藏最富的古物陳列所，吾夫人教堂有數百餘年的歷史，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建築物；安法爾塔高聳雲霄，從頂望下，巴黎全景，歷歷在目；再望了遠些，還隱隱看得見英法交界的海峽，西茵河碧潏潏的水，襯着兩岸蒼翠的樹，橫亘白石的橋；到了夜間，萬家燈火，倒映水裏，如入水晶宮裏一般。若是當着月白風清之夕，駕了一葉扁舟，容與中流，真足使人之意也消。沙達大學校和法蘭西學院，更是世界文藝的中心，每年從各國負笈來就學的，車載斗量，不計其數。許多要領略繁華景象的人們，巴黎更是無奇不有，無美不臻。大劇場的建築和佈置，世界無論那一國都不能與之頡頏。其餘的戲院，也是矜巧炫能，引人入勝。還有大旅館咧，跳舞場咧，咖啡館咧，跑馬廳咧，都是選勝之場，銷金之窟。

至於巴黎的婦女，也是世界所稱道歆羨的，爭奇鬥勝，窮奢極靡，是她們的特性。一襲之衣，化了數萬法郎，也不是什麼希罕的事。那班漂亮的婦女，每天除了看戲跳舞宴會茶話以外，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便在大街上或是部郎林及香蕊裏一帶閒步着：無論嫩的，妍的，老的，少的，一個個都打扮得妖妖嬈嬈，流波送媚，花枝招展，臨風欲倒的樣子，真是令人又憐又愛！一陣陣衣上的香水味兒，身上的香粉氣兒，因風吹送到鼻子裏，把個偌大的巴黎城，疑是衆香國裏了。有人說，巴黎的街衢上多灑着香水，這是沒有的事；不過婦女們的香味兒，使巴黎有此不虞之譽罷了！這樣花花絮絮的社會，自有許多形形色色的奇聞趣事；現在就把中國留學界的情形，做一個開場白罷！

中國學子，負笈往游法國的，每年約有二三十人，可是近年來人數更見加多了。雖是也有到法國小鎮去就學的，但麇集於巴黎的，却佔多數。就中有個姓應名達字子固的，還是民國二年由華來法，在巴黎足足勾留了十年。他學的是國際公法，一向在沙逢巴黎大學研究，雖是十年讀書，學位還不曾博得一個。好在子固不希罕勞什子文憑，依舊在大學裏掛名上課，却一星期總有六七天不到校。大學教員沒有多大空閒去查問他，他總算每年報效大學一筆學費罷了。他幾回想回祖國幹些事，叵耐往往湊不足盤費，一年年遷延下來，把個應子固幾乎法國化了。

原來子固原籍湖南長沙，辛亥革命，曾立了小小功績。後來袁項城做了總統，曉得那班青年子弟，不易相與的，便派了幾個激烈分

子，到歐美去留學，國內便省却許多是非。那班被派的青年，却以為大總統本着一片培養學子將來為國効用的好意，個個感激零涕，奮志圖報。子固那年是二十四歲，他的老子，早已去世，家中只有個五十餘歲的老母，同一個已嫁守寡的妹子。子固也會娶過妻，却早已死了。後來奔走國事，抱着「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宗旨，一向不會續娶。他的老母抱孫心切，幾番催着他，他總是敷衍着。現在子固又要遠渡重洋，一別數年，垂白的老母心裏，如何不戀戀捨不得呢！究竟應老太太素來曠達，又不能阻擋兒子奮發的精神，便硬着心一口子答應下來。子固不免安慰一番，又叮囑他的寡妹小心侍奉，匆匆的束裝走了。

子固初到法國，着實用心研究。官費按期寄到，經濟也頗寬裕。

後來法國的人地漸漸熟了，靜極思動，不時到咖啡館，跳舞場去消遣無聊的時光，因此認識了許多朋友。子固人既漂亮，衣飾又講究，外交手腕又靈活，不久便在巴黎留學界中出了些名子。子固又不時到各處上流社會的什麼茶話會咧，跳舞會咧，聚餐會咧去交際，於是巴黎交際場中，也就有了應子固這一個人物。子固覺得書本中的理論，太枯澀無味，也就樂此不疲，把從前的雄心壯志，漸漸消磨，一古腦兒丟向爪哇國裏去了。那時國內鬧得天翻地覆，他也絲毫不在心上。可是他的經濟，便大大受了打擊；起先官費二三月一領，後來竟半年一發，還是七折八扣，子固便不得不寫信問家中要錢。他的家境，本非素豐，加以國內連年鬧着亂子，收入也迥不如前；子固屢次寫信去要，便不能有求必應。於是十分拮据，天天鬧着飢荒。可是他的交

際，一天多似一天，他不願在交際界裏丟臉，便在巴黎幾個要好的朋友處挪借着。那幾個朋友是自費生，他們境况自官費生稍爲寬裕，經不得子固幾次三番去借，借了不償還，也漸漸心與力違了。子固不得已老着臉面，向在巴黎的中國學生借錢，起先還擇素有交情的啓口，後來竟不擇人而借。中國學生看在同胞二字面上。不得不略事應酬，也有十方的；也有五方的；子固到那時也不能以菲薄爲嫌，只得謝了一聲，拿着就走。可是杯水車薪，何濟於事！

看看十一月底又將到了，房金已有三四月未付，本約在本月底一齊付清的。世界上最勢利最不容易惹的便是房東，當初子固有錢的時候，房東把子固抬得天般高，子固也不時把糖果咧，絲巾咧，送她的兒女。後來子固漸漸蹙腳了，房東便現着不尷不尬的神氣，有時還要

指桑罵槐的奚落子固。子固也只好忍着氣，一句不響。前幾月的房金，子固託言家中匯款未到，匯到後答應加利奉還。房東聞得利息二字，又看看子固的行李山積，些微數目，大概不致損失，便也應允了，却逼着子固寫了一張欠單，方纔無事。其實子固的行李，虛有其表，內容早已變賣的變賣，典質的典質了；所剩餘的，祇有日常應用的幾件衣服，幾本翻過數頁的書籍罷了。

子固那天早起，先摸了摸衣袋，只有二個法郎七十生的，肚子覺得餓了，便匆匆盥洗，收拾一番，到了一個小咖啡館裏，吃了一杯咖啡和一塊麵包，却已去了八十生的。看看餘剩的不到二個法郎，不由得心裏着起急來。但是吃了早點，沒吸根香煙，覺着十二分不舒齊。外國的香烟嫌太貴，法國的香煙嫌太無味，躊躇了一回，便給了咖啡

館主人二十生的，買了支起碼雪茄，一面擦着洋火，一面走出了門。方轉念着到個朋友家裏去借幾個法郎，救一救今日的急，忽迎面來了個大漢，子固不提防却與那大漢撞了個胸懷。子固心裏正不自在，便欲發作幾句，瞋眼一看，不是別個，却是他的同鄉姓錢的錢涵之，不由倒退一步，忙着放下笑臉打招呼。

錢涵之見是子固，却哼了一聲。子固便縮做一團。更聽得那錢涵之聲說道：「子固！你借我的錢怎樣了？」子固陪着笑低聲說道：「涵之兄！承你的情，幾次三番周濟我，我非常感激！我也曉得老兄近來的境况，也是寅年吃空卯年的，本當早日歸還，無如官費既領不到，自費又接濟不着，……」

子固方欲往下再說時，錢涵之搶着大聲說道：「你也不必向我裝

窮了，官費領不到，大家都知道；自費接濟不着，誰人沒有個困難之處，我都不來怪你，却怪你有這許多錢天天酒食徵逐着。昨天晚上，我到你的寓裏，房東說你往克立治飯店跳舞去了；今天口裏又聊着雪茄，却聲聲口口說沒有錢，誰來信你呢！老實對你說罷，欠人家的錢，一個是一個，兩個是兩個，斷不是一輩子裝窮幌子可以搪塞過去的！」子固只是低聲陪笑着。

錢涵之說完了，子固便說道：「涵之兄誤會了，昨晚我不會去跳舞，原是騙騙房東，胡亂說了一句。現在口裏的雪茄，原爲省幾個錢，纔買着吸的。涵之兄！你幾曾見着我吸這種蹩腳的雪茄來。我委實沒有錢，傾了囊，還不到二個法郎呢！不信我拿出來給你看。」說時真個把手放到口袋裏去取。涵之也曉得子固近來窮得走頭無路，克

立治跳舞，實是扯謊。法國香烟，因是政府專賣，外國烟進口稅很重，所以外國烟比法國烟貴得幾倍。可是法國烟的煙味兒，實在凶惡得利害；還是吸着臭氣噴人的雪茄好得多哩。

當下涵之心裏，雖已原諒子固，口裏却不得不挺硬着，便扯了子固的手道：「誰希罕看你的錢呢？你沒有錢，我也不能向糠粃裏打油的。你有錢的時候，再不要這樣浪費着，把欠人家的錢放些在心上，那就好了。」子固聽涵之的語氣和緩了些；面色也和霽了些，心裏的一塊石頭，才落下了。忙不住的說道：「那個自然，請涵之兄放心罷！我前月裏已寫信到敝世伯譚潤省長那裏，託他運動一個省官費，若是得了允准，先把欠老兄的那筆款項，如數歸還便了。」涵之明知子固掉的是槍花，也不說什麼，便點點頭走了。

子固見錢涵之走了，便拔腳想去找個朋友。一面走一面想着：錢涵之那廝，和自己的交情並不薄弱；當他初到法國的時候，我瞧着同鄉的面上，十分照應他；就是有時他經濟不靈，也有實幫過他的忙。現在他見我蹙腳了，又該了他二三百個法郎，居然搭起架子，給我一頓教訓，真合着古人說的「世人接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了！想到這裏，便把方才要到朋友家去告貸的一個念頭打消，賭着氣走到聖拉石車站，買張晨報，方欲披着瞧時，忽走近了一個婦人，操着英語問子固道：「先生懂得英語麼？」子固曾念過幾年英文，於普通會話尚能領會得，後又在英國旅行了半年，所以當時掀了掀帽，說聲懂得。那婦人便笑嘻嘻的道：「那是好極了，不曉得先生可有工夫，替我翻譯幾句？」子固一面聽着婦人說話，一面却細細打量着，見那

婦人約有三十左右年紀，披了件獺皮大衣，提了只銀子錢袋，徐娘風韻，倒還有幾分動人之處，當時便連說使得使得。

原來那婦人剛從紐約而來，要在巴黎找個親戚，先向旅館耽擱幾天，一時不曉得旅館所在，同汽車夫說了半天，你英我法，弄得莫名其妙。子固替那婦人一一翻譯了。那車夫便問那個旅館呢？子固問了婦人，那婦人道：「我第一次到巴黎，還懂得什麼呢！請先生介紹一個上等的旅館可好？」子固曉得美國人都是有錢的，便說了大陸飯店。那婦人聽了喜道：「原來此地也有大陸飯店的，那些侍者，想都能說英國話了。」子固道：「在巴黎外國人很多，英國話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話，上等旅館的侍者，差不多個個能說英國話的。」婦人道：「那更好了，」說着謝了子固一聲，便欲上車而去。子固便抽出一張名片

遞給那婦人道：「女士人地生疎，或者有須用鄙人之處，鄙人當惟力是視。我的地址電話，都印在名片上面，女士若須鄙人時，打個電話便了。好在我學校裏博士考試已經完畢，終日在家的。」

那婦人子固一番美意，又聽是個未來博士，不禁暗暗發歎，便把名片接了過去，瞧了瞧道：「原來先生是個中國人，怪不得這樣和謁可親，我當初還冒昧認先生是日本人呢！」子固謙遜了幾句，接着道：「中門靠朋友，現且同是天涯作客，自當帮忙的。」那婦人道：「但也是應先生的一片熱腸，應先生此時有暇，何妨就陪我到旅館去一趟，說不定還有許多借重的地方呢！」子固連說豈敢，便讓那婦人先上了車，自己也一躍而登。小件行李，車夫早已放在車裏。子固對車夫把手一揮，說了聲大陸飯店，便風馳電掣般的去了。

不多時，汽車到了大陞飯店，早有旅館裏守門的來開車門。一見了子固，便脫了帽，恭恭敬敬的說了聲「密歇早安」。子固點了點頭，說道：「你把行李送入帳房裏去，叫帳房先生開發了車錢。」一面伸手在衣袋裏摸了一個法郎給那守門的。那守門的謝了一聲，把行李拿着走了。那婦人方欲在錢袋裏取錢，子固忙攔住道：「車錢我已叫帳房付在我的帳上了，親自解付着，再夫嫌多嫌少，怪討厭的。」

話未說完，一個留着鬚穿着晨禮服的中年法國人已迎上前來，那婦人曉得是旅館的帳房了。子固同那帳房原是認識的，便輕輕的說了幾句，那帳房滿臉堆着笑，引二人走入裏面。子固請他開了個上筵房間，那帳房間是一只床的還是兩只床的？子固說是一只床的，說着不免望着那婦人一笑。那婦人却被子固笑得莫明其妙，問又不便問，也

只得罷了。

那帳房引着乘了電梯，到四層樓，就有個侍者來開房間的門。那婦人走入裏面，見是一間小小的會客室，朝西的有兩個小門，一個門是通臥室的，一個門是通浴室的，兩處都非常完美，便連說甚好。問了問房金，却是八十法郎一天。那婦人道：「八十法郎不是還不到八元美金麼？真便宜哩！若在紐約，出了十五元錢一天，恐怕也沒有這樣精緻寬大的房間呢！」那帳房見已定下了房間，便笑嘻嘻的退了出去。接着侍者把行李送入房間，眼瞧着子固，立着不動。子固情知那侍者要討一費了，可是身邊只有幾十個生的，拿了出去，反要遭那侍者的白眼。正在志忑之際，那婦人也看出了那侍者站着的意思，便開了錢囊，檢出一張五個法郎的賞給那侍者去了。子固趁勢嚷着：「我

有羞呢。」那婦人笑道：「今天已多勞了應先生，那有再教應先生破鈔的理？」子固又復謙遜了幾句。

那婦人忽然笑道：「我真疎忽極了，我同應先生說了半天話，還沒有告訴你姓名和來由呢，請應先生不要見笑罷！」子固道：「說那裏的話！」那婦人先請子固坐了，然後也挨着子固坐下，說道：「我姓白朗，紐約人氏；這次我來找表姊的，表姊嫁了個法國人叫做培克的，在巴黎經商，家却住在方登南泊羅。我昨天船到了哈佛爾，會打一個電報，教表姊車站來接，今早我候了半天，却沒見她的影蹤。」子固道：「恐是令表姊沒有接着電報罷？」白朗夫人道：「我也這樣想呢，今天還想再打一個電報給她，教她知道我已住在這裏了。」子固道：「正當這樣辦。」白朗夫人就請子固替她擬個法文電報。

子固應命撫着電報，一面說道：「其實英文也可使得。」接着又道：「此後我稱你白朗夫人呢！還是白朗小姐呢？」白朗夫人道：「任你叫着罷！」子固微微笑了一笑，瞟了白朗夫人一眼。那白朗夫人的頰上，不禁起了一層紅雲，搭趣着道：「明後天同你說罷，現在叫我白朗夫人就是了。」

話方說完，外面叫着門，走進方才出去的那個帳房，拿着一張紙，請白朗夫人填寫姓名履歷。白朗夫人一一寫了，却對子固笑道：「他若是早進來一刻，也省得你夫人小姐的問了。」子固也笑了笑，便將擬好的電報交給帳房，立刻去發。帳房便應命而去了。

白朗夫人同子固又譚了一回，子固便欲告辭。白朗夫人留住道：「我今天想在此地請應先生吃中飯！應先生可肯賞光？」子固道：

「夫人初到，如何便先做起主人來，讓我坐罷了罷。也教我稍盡地主之誼！」白朗夫人搖著頭道：「那不行，那不行！」子固笑着道：「這樣罷，今天讓我先做了個東，下次再擾夫人的，還不是一樣麼？」白朗夫人道：「請客有什麼先後，我既先說了，還是讓我先請的好。今天晚上，我也懶得去逛，不客氣，擾一頓應先生的晚餐何如？」子固也順水推舟的答應了，可是想到晚上請客問題，不禁心慌意亂起來。那白朗夫人見子固已答應了，喜着伸中纖手，和子固握了握道：「如此一言爲定罷！」說着對子固橫眸一笑，子固也笑了笑。

白朗夫人道：「我還有一件小事煩你呢。」子固忙問何事？白朗夫人道：「我在哈佛爾換來的法郎，將要用完了，今天還想到美國運通銀行去換幾百元呢。」子固道：「這個容易，現在我就同你一塊兒

去罷！」白朗夫人道：「吃了中飯去罷！」子固道：「吃中飯還早呢。」說着便把左腕看了一眼，說了聲喔唷。白朗夫人忙問何故？子固微微一笑道：「不打緊的，一個白金的手鐲不在腕上，大約早上忘記繫上了。」白朗夫人道：「此時將近十一點鐘了。」子固道：「我們上午去罷，下午敵國領事說有票事和我商量，我不得不在家裏候他，實在討厭得很。」白朗夫人聽子固說下午有事，便道：「我們就此去罷，運通銀行就在大劇場後面，雖大陸飯店並不甚遠？」子固便扶着白朗夫人步行，一忽兒便到了。白朗夫人取出一本旅行支票簿，檢了五張一百元的，簽了字，除了護照，領了法郎，遂同子固來旅館來了。

子固見白朗夫人一換便是五百美金，身上又是珠光寶氣，閃爍逼

人，心中暗暗歎羨。白朗夫人進了房門，便對子固說：「請寬坐一息，」自己却移步走入浴室去了。過了些時纔出來，子固。她已換了一身衣服，而上也薄薄施了一層脂粉。白朗夫人見子固向她上下打量，笑了笑，溜着子固，眼，說道：「我們到會食堂去罷！」子固站了起來，讓白朗夫人先走，隨手關上了房門，把鑰匙交給了白朗夫人，乘着電梯下去。到了會食堂，自有侍者招待。白朗夫人把菜單瞧了瞧，見都有英文註釋着，便問子固喜吃那幾種菜。子固讓白朗夫人先點。白朗夫人隨便說「幾種，子固也教照樣做着。侍者一面聽他們說，一面拿着紙筆一一記了，問可要酒？子固還問了白朗夫人。白朗夫人道：「我不喝酒的，拿瓶礦質水來罷！」子固却不客氣，吩咐侍者拿了瓶小瓶白葡萄酒，一封三砲台煙。侍者應着，不一時送上。

子固拿了支烟，擦了根火柴，送至白朗夫人面前。白朗夫人道了聲謝，便在錢袋裏取出一只金鑲烟嘴，將烟輕輕插入，吸着。子固這纔自己也燃了一支。又斟了一杯酒，遞給白朗夫人。白朗夫人笑着搖了搖頭，說聲：「多謝，我委實不喝酒呢！」子固道：「真的麼？夫人已離了美國，難道還遵守着貴國的乾燥法律嗎？」白朗夫人笑了笑，也不說甚麼。子固自己斟了杯酒，將那杯子提着，把白朗夫人的碰了一碰，說了句祝夫人康健。夫人也把杯子提起，說了句也祝先生康健。子固喝了口，白朗夫人却不沾唇。子固道：「貴國的法律，真是令人不解，酒這種東西，又何必禁呢？」白朗夫人道：「我不喝酒，並不是服從法律不喝的，實是不能喝而不喝的。其實禁酒也有禁酒的好處，飲酒過量的人，大則戕身，小則亂性；這條法律，還是我們婦女

成立的呢！敵國女權膨脹，先生諒也知道；可是男子們吃了酒，便任性妄爲，婦女見男子有了酒性，不便與他發作，便忍了口氣。後來歐戰告終的時候，有禁酒的提議，我們婦女，本有參政權的，便全體贊成。雖是男子們也有反對的，贊成的却佔了多數，便把議案通過了。現在據統計學家報告，我們國民的身體，道德，經濟種種，比未禁酒以前，提高得許多了！那不是禁酒的利益麼？」

子固道：「那恐怕不見得罷！我有個朋友，曾在美國住了許久，對我說：美國的禁酒，法律上是勾飲不許入口，實際上却飲者自飲。就是當今總統議員們，也不免在夜闌人靜之際，淺斟低酌一番。紐約許多大富翁的地窖中所藏的佳釀，更是不計其數。所以我的朋友說：將來陳年的好酒，推美國獨步哩！還有工人們每天做了許多的事，自

然要借着酒的興奮劑來振作一番精神，可是平常的酒，又買不到，就昂買得到，工人們也買不起，不得已便把火酒和了水飲着；因爲酒是化學及工藝用品，政府是許賣的。可是飲火酒的人，往往戕身喪心，若沒有禁酒這條法律，其害恐不至於此罷？」白朗夫人道：「先生所論，却也不錯。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們又何必一一討論牠呢！」一會子二人菜已吃完，侍者拿上帳單。白朗夫人簽了字，又賞了侍者二十個法郎。白朗夫人先站了起來，子固見了，趕着立起。把白朗夫人的椅子一移。白朗夫人說了聲謝，子固說了聲擾，便並行出來。

那時來吃飯的人，陸陸續續，一對對的漸漸多起來了。也有見着子固點頭爲禮的，也有過來和子固握手問好的，引得白朗夫人猜不出

子固是那一種人物。

出了會食堂的門，子固送了白朗夫人上電梯，便對白朗夫人道：「今晚的約，請夫人不要忘了！八時左右，我親自來邀你罷！」白朗夫人道：「今天多蒙照拂，晚上又累破費，心裏實在不安！却之不恭，我便在此地候你便了。」一面便伸出手來與子固握別。子固還鞠了個躬，乘着電梯下來。到了衣帽室裏，取了衣帽，侍者忙過來把衣服替子固披上。子固原想賞他幾個法郎，今天囊空如洗，只得受侍者背後一聲罵了。饒是這樣，子固却裝着忘懷似的，揚長出門去了。剛纔出着門，摸了摸衣袋，不禁說了聲哎呀。驚得那守門的忙跑上來問那回事。欲知子固爲着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鳳泊鸞飄燕娘身世

燈紅酒綠公子情懷

上回說應子固與白朗夫人在大華飯店吃了中餐之後，剛纔出門，摸了摸衣袋，忽然說聲「哎呀，慌得那守門的跑上來問訊。子固蹙着眉，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什麼。」守門的聽說，也就走開，幹他的職務去了。究竟子固何故大驚小怪呢？說來却也可笑！原來子固同白朗夫人吃中餐的時候，叫侍者送上一封三砲台香烟，除敬了白朗夫人一支，自己吸了一支以外，其餘都還剩着。後來吃完了飯，白朗夫人起

身、瞧也不瞧，就此走開。子固原想袖了以歸，以供不時之需，可是白朗夫人兩目睜睜的瞧着自己，却不好意思貪這些小便宜，只得伴着白朗夫人出來，還想再入會食堂裏去取。不道和白朗夫人說了一陣，便把那念念不忘的一封香烟忘記了。此時烟癮又到，兩袋又空空的，也無怪他十分懊惱。子固被那守門的一問，覺得不好意思爲了區區一封香烟，再入旅館叫侍者去要，便低着頭連呼可惜可惜。幸喜早晨吸剩的雪茄，尙塞在大衣袋裏，便擦着火柴吸了。

他的寓所離大陸飯店却是狠遠，坐車罷，幾個生的實在不夠，只得委曲了兩條腿，慢慢的走着。一路想從前時候，進出那一回不是汽車，有時還包一天，香煙雪茄，也是最上等的。現在啣了支蹇蹇雪茄，在街上蹣跚步行，不禁興了今昔之感，長長的嘆了口氣！

好容易到了寓所，已是汗流氣喘，踏進房門，却一眼看見桌上放着一張字條。子固慌忙拿來一念，知道周文藻來過了，他還帶了個姓趙的同來，說是要請子固作個引導，領略巴黎的繁華。因遇不到子固，所以留着字條走了，還約着明天再來訪他，請他不要出去。子固一則乏了，二則心裏正不自在，念完了，便把字條向桌上一擱：自己倒在沙發上躺着，冷笑一聲，自言自語道：「周文藻那個好傢伙，今天居然也來求我了。那次求他設法幾個法郎，他推說沒有，緊得我說得唇敝舌焦，他纔應酬了十個法郎。自後在街上遇見了他，總是待理不理的冷冷淡淡，現在虧他想着尋到我門上來，誰高興理他那種守財虜呢！」想到金錢問題，便把晚間請白朗夫人的心事勾起了。要是向朋友去借麼，巴黎的中國朋友那一個不已借給我幾百方幾十方，此時

再去開口，恐怕都要回句「前帳未清，免開尊口，」的商人口頭禪。若是向法國朋友去通融，一時又丟不下這個臉，而且法國人都具勢利的，白白討場沒趣，更又何苦！要是把東西去典當吧，除了絲套衣服之外，多是不值錢的；那幾套衣服，又是社會交際的行頭，賣了就不能廁身交際場中。一個人坐着呆想，兀自不得主意。

忽然觸目着案上陳列的幾本書籍，不禁跳起來道：「有了有了。」便揀些訂完美的拿來，却見塵積寸許，找了張舊報紙，細細的揩拭一番。又把簽的名字，用橡皮揩掉了，却喜都是鉛筆簽的，揩了一些也看不出痕迹。這幾本書本來不曾翻過，經了一番修飾，便宛然如新的一般。子固檢了檢共計二十三本，當時都且重價購得，至少在一千法郎以上。包裹完了，便悄悄的挾着出門。

說也奇怪，子固那時神肝氣足，迥非方才垂頭喪氣的了。當時飛也似的，往着聖來賽兒街跑，到了一個向來書的書坊。那書坊的主人，是個猶太人，見了子固，滿面堆着笑臉問道：「密歇久不光顧了，今天又要買些書籍麼？」子固道：「不是的，我要賣出幾部呢。」那猶太人道：「這個生意，我們原也做的。」說着已把子固的包裹解了開來，一本一本的瞧着，一面不住的點頭。瞧完了，對子固道：「這幾部書，帶勒索歇不賣罷，現在這類法學的書籍，銷路非常呆滯，我們買了也不能出幾多錢呢！」子固道：「我本不願意賣的，可是我就要到倫敦去，說不定就在那邊動身回國，隨身帶着，怪麻煩的，你隨便說個價錢罷！」那猶太人道：「既是密歇的事，我就出了五方一本，共給一百十五方罷！」子固撇着嘴道：「那你也太要佔便

宜了，我這幾本書，都是向你店裏買的。買的時候，不是一百方一本，便是五十方一本。不多幾時，書又不曾絲毫損壞，如何要損失這許多呢？」那猶太人呵呵大笑道：「密歇有所不知，我們這種買賣，實在沒有幾多好處。我們買進了這幾本過時的舊書，說不定要堆積兩三年。就是有了主顧，舊書總是舊書，誰願意出新的價錢呢？況且現在市根又緊，我出了五個法郎一本，還是看密歇是老主顧面上呢。」

子固聽了猶太人嘮嘮叨叨一席話，心裏非常不快，便快快的道：「那個數目，你欺人太甚，我不賣的。」說着便要回書。那猶太人見子固態度強硬，恐怕決裂了失了生意，便道：「也罷，我加一方，每本六方罷。若是密歇仍不願賣，我也不能效勞了。」子固道：「爽爽快

快，總共二百方罷」。那猶太人閉了眼算着道：「二百方不是差不多九方一本麼，這是斷斷辦不到的。」子固道：「那你再說罷！」那猶太人道：「七方一本罷，再多真是不能加了。」子固本不耐煩爭論價錢，便答應了。算了算，應是一百六十一方。那猶太人便在衣袋裏取出了一柄鑰匙，把樓子的抽斗開了，打開一本支票簿。方欲寫時，子固攔住道：「領支票怪討厭的，況且此刻銀行已閉了門，請你給現錢罷！」那猶太人聳着肩道：「小店進貨，都用支票交付的，密歇要現錢，那也可以，不過要照例貼一方的水。」子固想貼現二字，在法國是第一次聽見，虧他匪夷所思的想得。子固雖當窮極無聊之際，一個法郎到也不在心上，便氣憤憤的道：「就是這樣罷！」那猶太人方給了一百六十方，也有十方一張的，五方一張的，甚至有一方一張的，零

零碎碎，七拼八湊。子固嫌零數付賬不便，又不雅觀，問猶大人換五十方的整數票。那猶大人又把肩一聳，兩手一舉道：「整數的到沒有」。子固惡狠狠道：「不要麻煩了，再貼你五十生的罷」！那猶大人這纔笑嘻嘻的道：「讓我在櫃裏找一找，不知有整數的沒有」。說着，忽然檢出了一張一百方的，一張五十方的，一張十方的，遞給子固。子固找還了五十生的，就此拔步出來，那猶大人還說了一番下次照顧生意的話。子固也不作聲，興匆匆的回寓去了。

子固在寓裏洗了個澡，然後修了面，梳了髮，換上一套晚禮服，又對着鏡修飾一番。看看還只有五點鐘，心裏想着：到白朗夫人那裏還早哩，那裏可以消磨這三個鐘點呢？一個人踱來踱去兀自不決。忽聞門上有人輕輕的彈了一下，子固說聲：「盍脫雷！」那門關了，使

進來個女傭，請子固聽電話。子固遂即走至耳房裏，握着聽筒問是那
 個？那邊說的却是嬌滴滴的英語。子固聽得是白朗夫人了。接着白
 朗夫人說道：「此刻先生空着麼？我一個人怪悶的，請你早些兒來譚
 會子罷！」子固聞說，忙答應着道：「我就過來」。搖斷了鈴，便披上
 大衣，拔步的出去。雇了部街車，轉瞬便到了大陸飯店，乘着電梯來
 至四層樓。認明白朗夫人的房間，輕輕的敲了兩下。裏面嬌滴滴的應
 道：「克姆英！」子固便把門推了進去，却見白朗夫人坐在沙發上修指
 甲，見子固，笑盈盈的欲立起身來。子固連忙過去攔住道：「坐着
 罷！」說着便把大衣脫了，放在一邊。白朗夫人笑眯眯望着子固道：
 「我正想你呢，你却已修飾得這般齊整來了。」子固笑道：「我本想
 早就過來的，恐怕驚動着夫人，我一會兒不見夫人，心裏覺得怪悶

的。」白朗夫人聞說，橫了子固一眼，却不說什麼。

過了會兒。白朗夫人問道：「貴國的事晤談過了沒有？」子固道：

「什麼沒有，他今天晚上還請我到他公館裏去宴會哩！我已辭了。我因惦记着你，他同我商量的事，我含含糊糊與他鬼混了一陣。他見我心不在焉的神氣，坐會兒覺得沒趣，也就走了，還是他的乖呢！」

白朗夫人一面聽他說，一面不時送着秋波；那時指甲已修好了，便把修指甲的器具放過一邊，伸着纖纖玉手給子固瞧。子固嘖嘖稱羨，趁勢緊緊的握了一握，在手面上吻了一吻。白朗夫人縮手不迭，橫了子固一個白眼，又把那隻手戳了一下，輕輕的睇道：「你這個人。……」說了四字，却不往下再說。

子固見白朗夫人發着嬌嗔，慌忙陪笑說道：「夫人不要誤會了，

吻手之禮，歐洲上等社會是極通行的，難道貴國人算爲魯莽麼？」白朗夫人道：「花言巧語的，誰信你呢！」子固道：「夫人在法國住久了，便知我的話並沒半句扯謊哩！在巴黎的地道車裏，公共汽車裏，電車裏，甚而至於通衢大道間，男女二人，相抱而吻，比比皆是；就是旁觀者也司空見慣，毫不爲奇。有一次我在大戲院前面候公共汽車，見有一對青年男女擁吻着，饒是人山人海的擁擠，他們倆依舊不放鬆。把我看得呆了，便瞧着表，替他們守時，過了好一會兒，他們倆方纔兩頰紅紅的放了手。這一次的吻，足足吻了五分鐘！」說得白朗夫人嗤的笑了。

二人笑了會兒，白朗夫人道：「他們倆想是情人了，我同你……」說到這裏，覺着有些礙口，便改口道：「無論此地規矩怎樣，我不喜

歡這種輕舉妄動，怪肉麻的！」子固道：「美觀是人人都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姑娘，風吹彈得破的臉兒，秋水般的眼兒，櫻桃般的唇兒，教人見了，怎不愛煞！接吻是個愛美的表示，就是我方纔吻夫人的手，也是因愛美的天性，纔有這樣的表示；却不道唐突了夫人！請夫人原諒則個罷。」白朗夫人聽了子固一番恭維，心裏雖十分快活，口裏却笑說道：「這種混帳話，我不要聽！」子固也就一笑不說了，旁着白朗夫人坐下。

白朗夫人敬了子固一支香煙，自己也吸了一支。白朗夫人忽然笑道：「我真昏了，把要告訴你的事忘了。今天早上發了電報，我的表姊二點鐘便來了，她同她的丈夫同來的。她本要教我搬到他家裏去住，我便告訴他們在車站遇見你，和晚上吃飯的話，他們很感激你，

甚願和你結個相識。我答應他們明天搬去同住。我的大件行李，他們說還是放在車站裏；將來直接送到那裏去，較為簡便，我也答應了。他們說過了幾天，還要為我開個宴舞會，也請你同去呢。今天他們因有個茶話會，談了一會就走了。」子固道：「令表姊也太客氣了，我和他素昧平生，如何便請起我來？」白朗夫人嘆道：「你同我也不是素昧平生不相識的麼？偏有這許多的話。無論怎樣，我已替你答應她去的，說不得賞他們這一次光罷！」子固不敢再說什麼，唯唯的應着。白朗夫人這纔轉噴為喜，起身走到門旁，按了按電鈴，立刻就進來個侍者。白朗夫人吩咐預備了兩客茶點，侍者答應着，不一會就送進來一壺紅茶，一杯牛奶，一盆方糖，和一盒餅餌，兩副茶杯和刀叉。那餅餌却做得非常精巧玲瓏。白朗夫人替子固倒了杯茶，問子固

可要牛奶和糖？子固點頭道謝，白朗夫人也把自己的調和了。

二人靜悄悄的吃了一會。子固開口問道：「夫人今早說的夫人也罷，小姐也罷。畢竟是那回事？此刻沒有外人，就請夫人說個明白！」白朗夫人見問，先看了子固一眼，嘆了口氣說道：「說來話長哩，我和先生雖是萍水相逢，先生的熱情美意，我心中已非常感佩；我的事對先生說說，料也不妨。」說着喝了口茶，潤一潤喉嚨，輕輕說道：「我是二十歲上嫁的，我的丈夫本是我的鄰居，未結婚以前，我已和他打得火一般熱。我的父母却不把他當作好東西，幾回教我決絕了他。我當時年輕意弱，受他的煽動，便背着父母私逃了。我的父母也不深究，大約恨他們的不肖女兒切了骨，不願意再見我的面。我和他結婚之後，便在紐約組織一個小家庭。他那時在一家股票公司裏做書

記，每年的進項，却夠一家溫飽；患難夫妻，到也你敬我愛。後來公司的生意漸漸發達起來，他居然升做了經理，投機事業又非常順手，頗掙了幾個錢，紐約金融界中人，那一個不恭維他。他得意忘形，便驕倨起來，連他的患難相共的妻子，也不在眼裏了。我的性子也是強硬的，兩不相讓，不免時時起了齟齬。最後他竟相與了一個唱戲的婦人，外面嘖有煩言，祇有我一個人還矇在鼓裏。後來風聲漸漸傳入我的耳鼓，把我氣得發昏，便向他提出詰問。他若狡賴着，倒也罷了，偏偏他一口兒認承，還對我冷笑道：「你要同人爭風吃醋，何不先照一照自己的面孔。你這種不尷不尬的面孔，那裏配同人吃醋？我現在同你說明了，你要怎樣便怎樣。」說着拔腳就走，我氣得說不出話來！當晚他便沒有回家，第二天我便請了個律師向公堂裏離婚。離婚

那件事，在美國本很平常的，我又沒有一子半女，要離便離，毫無罣念。可是我要求休妻的贍養金，不免多了一番周折，末了法官斷了五萬美金。他的造孽錢多，五萬金那裏在他的心上，樂得答應了，好早了！他與他的心上人的心願。我受着這種屈辱，便覺蒂大一個紐約城，竟沒有我容身之所。因記起我的表姊還和我合得來，便束裝來法國遊歷。雖是物質上的快樂都可羅致，精神上的痛苦，却不知伊於胡底哩！」說完了，長長的嘆口氣，水汪汪的一對秋波，像要流下的樣子。

子固當白朗夫人說時，靜悄悄的聽着，不時插嘴說作孽，作孽！待到末了，子固現出一副很淒涼的面孔，要爲白朗夫人一揮同情之淚。又見白朗夫人顛顛可憐的神情，便很激昂的說道：「這種狼肺狗

心的人，早離了他，還是夫人的運氣。以夫人天仙般的面貌，他還不甘心滿意足，真是豬油蒙了心哩！」白朗夫人見子固這樣說，溜了子固一眼道：「你又來恭維我了，我自信雖不是十分風雅，那裏配稱天仙化人？這個恭維，反是罵我了。」子固慌的賭神討咒，說是實話。白朗夫人也不再說什麼，瞧了瞧手表，已是七點了，因望着子固說道：「是時候了，我也要換身衣服呢。」說着便姍姍的向着臥室走去。

將要推門進去，忽又立住了腳，問子固道：「你那個手表，找到了沒有？」子固憤憤的說道：「還提牠呢，今天爲了那個表，還同房東太太爭論一回。」白朗夫人忙問是那回事。子固不慌不忙的說道：「我今天早晨匆匆的出門，忘記把手表繫上。我每晚睡的時候，總放在床邊的小桌上的。今天下午回家，找來找去找不到，便問了女

傭，女傭說沒有見着，又問了房東太太，那房東太太居然大發雷霆，說是我誣她做賊。我當時氣極，連話也說不出，便不同她爭吵了。雖是那隻白金手表，祇值三五千法郎，丟了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不過那只表還是先父出使英國時候買了來賞給我的，現在把先父的遺澤丟了，豈不可惜！」白朗夫人噉的一聲笑道：「不是你說，我難道那只代表是你的情人送你的紀念物呢！」說着，跨入臥室，碰的把門關了。

子固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好不耐煩，不時把香煙吸着，又把白朗夫人帶來的雜誌，翻着瞧圖畫。差不多過了一個鐘頭，白朗夫人方纔從臥室開門出來。子固瞧時，見白朗夫人已換上一身白綢的晚禮服，腰間繫了個茶碗蓋般大綢做的紅色玫瑰花，更顯得雪般的蠟蟾，羊脂般的臂腕；衣裙高高的懸着，把一對不瘦不肥的小腿完全顯露出來。

一雙尖瘦的玉趾，放在白緞舞鞋裏，行走起來，更覺娉婷有致。朱古力色的頭髮，蓬蓬鬆鬆的卷着，眉毛畫得細細的，嘴唇點得紅紅的，更兼鑽石的耳環和髮箍，映着電燈閃閃發光，把子固看得出了神。猛烈的香水味兒，觸着鼻裏，險些兒把子固的魂靈兒攝到九霄雲外去了。白朗夫人見子固發呆般瞧着自己，不由的微微一笑，對着子固道：「是時候了，我們可去罷。」子固這纔如夢方覺，連聲唯唯，便要把大衣替白朗夫人披上。白朗夫人攔住道：「今晚我不披這件呢。」說着便又移步到臥室裏披了一件白銀鼠的大衣出來。子固也就披了大衣，帶上帽子，熄了電燈，關了房門，扶着白朗夫人下去。

子固見白朗夫人今天這般顯赫，同着自己一同出去，心裏非常高興。當下便叫侍者預備好了一輛汽車，到麥克西姆飯店。那麥克西姆

飯店，在巴黎雖不見得十分出名，却有許多特別好處，迥非局外人所得而知。子固今晚引白朗夫人到麥克西姆飯店，一則頗想借用那特別的地方；二則頗慮着自己帶的法郎不足，那個飯店主人，同自己尙有交情，可以暫不付現。那白朗夫人坐上汽車，問子固到那裏去？子固道：「你初到巴黎，還不會見識巴黎生活，今天去的飯店，是巴黎最有趣的地方，我們還可跳舞一會呢。」白朗夫人道：「虧你想得週到。」說着，汽車已停了，自有着號衣的門役來開車門，侍者引導入內。子固替白朗夫人脫了大衣，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一并交了侍者。不一會，侍者送上一塊憑單取衣的銅牌。子固便在衣袋裏一塞，悄悄的對侍者說了幾句。侍者點點頭，便引二人到一個精美的房間。

白朗夫人看那房間，只有戲院裏包廂大小，一張小桌，一張大沙

發，桌上擺着一架紅色電燈，壁上掛着幾張裸體美人油畫。侍者把堅厚的絨織門帘揭開，白朗夫人往外望時，却是個跳舞場。子固笑對白朗夫人道：「我嫌外面人多聲雜，我們不好說話兒，所以揀了這裏；這種房間，法國人叫做「碎柏雷」，原爲好靜的人特設的。」白朗夫人道：「這也奇了，好靜的人，爲什麼跑到跳舞場來？」子固道：「他們這樣說，我也不曉得對不對。」白朗夫人笑道：「無論怎樣，我今晚却喜靜，要盡興跳舞一陣呢！」子固忙道：「要跳舞也可出去的，並不是坐了這間房間就一些兒不許動的。」

那侍者候在一旁，見二人只顧說話，還沒點菜，便送上一張菜單。子固便問白朗夫人，白朗夫人一一說了，子固也要了幾樣，便吩咐開了一瓶香檳酒。不一會酒菜送上，子固斟了滿滿兩杯，遞了一杯

給白朗夫人，白朗夫人不肯喝。子固道：「香檳又不是烈性的酒，吃些不妨事的。」白朗夫人見子固殷殷勸着，不便却其盛意，便舉杯沾了沾唇，却覺得芳冽可口。那時音樂已作了，却是美國最流行的爵士音樂。白朗夫人舉目瞧時，見一對對的男女，在舞場中旋轉跳着。還有許多單身女子，鷹坐一棹，不時同鄰桌的男子打情罵俏。白朗夫人看眼裏，也不便向子固動問，心裏却已瞧料了那婦女都是不三不四的。

子固見白朗夫人湯已吃完，便請跳舞。白朗夫人笑點着頭，子固便挽白朗夫人的臂，走入舞場。二人都是精於此道的，跳起來自然非常合拍。第一次舞完了，二人重新歸座。白朗夫人笑望子固道：「我想不到中國人居然能跳舞的這樣好！我在船上一禮拜，雖是每晚跳

舞，可是那班跳舞的男子們，沒有一個比得上你的；今晚的跳舞，真使我心快意樂了。」子固笑道：「夫人這也過譽了，我也不常跳，那裏比得上夫人的靈活純熟呢！其實跳舞雖是小事，也要同心合作，若是同了個不善跳舞的舞伴跳着，不是尋樂，簡實是受苦；就是跳得好的，若是兩個人心意不合，毫無感情，跳起來使味同嚼臘了。」白朗夫人點頭稱是。

接着侍者送上第二客菜，見是龍蝦。却巧音樂又作，這次是華而芝，樂聲非常幽揚。白朗夫人也不待子固動問，霍的起座，望着子固道：「我們先跳了一次舞再吃罷，好在龍蝦也可冷吃的。」子固當然沒有不答應的，於是又舞了一回。白朗夫人覺得熱了，便喝了口香檳，笑對子固道：「我起先想酒都是猛烈的，現在喝了幾口，到不覺

得怎樣。」子固道：「現在你可相信我的話了！」說着，趁勢勸白朗夫人喝乾了。又斟了一杯。又叫了侍者開了一瓶。二人舞一回，吃喝一回。白朗夫人興致益發高了，和子固談談笑笑，也漸覺親熱了。

那時舞場中忽然跳出一個一絲不掛的赤身女子，望着來賓狂舞，來賓拍着手怪聲喊好。那女子益發得了意，裝出種種醜態。白朗夫人看得太不成樣子，連忙別轉頭去，粉頰上却已烘着一層紅雲。對着子固說道：「那個女子也太不識羞了。」子固道：「那種裸體跳舞，在巴黎已司空見慣，毫不爲奇，法國人多不要看了。只有外國人，却以這種模特兒爲奇貨可居，凡是戲院酒館裏，有這類引人入勝的勾當，無不爭前恐後，趨之若鶩。戲院子酒館主人，爲着維持營業起見，不得不迎合他們心理。可是淫靡之風，愈趨愈下了。」

那時裸體跳舞已畢。來賓又復跳舞起來。子固和白朗夫人自不消說得，又相將入舞了。看看已是一點鐘了，白朗夫人漸漸覺得面上發着燒，心裏也跳個不住。子固已瞧出了白朗夫人的神情，又請夫人喝酒跳舞。白朗夫人懶洋洋的立起身來，站不穩脚，把個身軀傾了下來。不是子固在旁扶着，真個要打了個筋斗了。子固便緊緊的把白朗夫人的身軀抱着，聞了髮上面身上的香澤，也顧不得什麼，向白朗夫人的粉頰上吻了一吻。白朗夫人斜着眼笑道：「我真不濟事，吃了幾杯酒，便神志昏迷了，還是請你陪我回旅館去罷！」子固道：「夫人這樣嬌柔無力，那裏可以出去受風，還是在沙發上躺會兒罷！」白朗夫人那時也實在支持不住了，便欲望沙發倒下。子固忙道：「且慢。」說時，把沙發旁邊一個白磁鈕扣一捻，頓時把個沙發變了個床。白朗

夫人橫了子固一眼道：「這又算什麼呢！」子固涎着臉道：「夫人不要多說，快躺下罷！」白朗夫人不肯道：「侍者進來，成什麼體統呢？」子固道：「夫人放心，侍者不奉呼喚，決不進來的，這就是『碎柏雷』的規矩，也是『碎柏雷』的妙處。」

白朗夫人那時頭暈眼花，也顧不得許多，一挨身便躺下了。子固溫溫存存的坐在一旁。過了會兒，恐怕外面的音樂把白朗夫人鬧着，便把門帘放下了。又恐怕電燈照着白朗夫人不能成睡，把桌上的燈也熄了。看看白朗夫人睡着了，不忍驚醒她，兀自悄悄的在旁陪着，一會兒也到黑甜鄉尋好夢去了。不知又過了多少時，忽然一陣男女譁笑之聲，把白朗夫人驚得從夢中跳下床來。欲知此聲何來？且閣下回分解。

第三回

學步邯鄲弄巧成拙

排難魯仲扶弱抑強

上回述應子固同白朗夫人在麥克西姆飯店安舞，白朗夫人醉了，便在沙發上睡着了。驀聽得一陣男女譁笑之聲，驚得白朗夫人從沙發上霍的起來，見子固還兀自一旁睡着，便把他推醒了。子固揉了一揉眼，問是那回事？白朗夫人告訴了。子固側着耳一聽，知是跳舞散場，男女各盡歡而散的譁笑聲，便笑對白朗夫人道：「不打緊的，這是跳舞散場咧！」白朗夫人瞧着手表，驚道：「怎麼一會兒就五點鐘了，

我竟瞌睡呢！」說着理了理髮髮，整了整衣裙，又施了些脂粉。見子固站在一旁，目不轉睛看着自己，忽想着夜裏同一個男人在酒館裏一起，不由得粉面通紅。伸了兩個指，望着子固面上一戳，恨聲說道：「你這個人不是好的！」子固見白朗夫人發着嬌噴，更覺美麗了，便也不說什麼，涎臉去親近白朗夫人。白朗夫人猛把子固一推，連退了數步，滿面怒容的說道：「你再敢這樣無禮，我便喊破了。」

子固不料白朗夫人一時反了臉，怔了一怔，默默無言，心裏兀自解不透白朗夫人的心理。接着白朗夫人又道：「我們走罷！」子固陪着笑說道：「請夫人息怒，我若是唐突了夫人，夫人教訓我打我都使得，千萬別動着氣，氣出病來，教我如何擔當得起呢！」白朗夫人別轉頭不去理他。子固兀自央着，白朗夫人却一言不發。子固沒法，自

己也整了整衣領，梳了梳頭髮，掀着電鈴，進來。侍者。那侍者原認識子固的，子固瞧了瞧帳單，見是三百四十法郎，便不慌不忙的簽了字，賞了侍者五十法郎。那侍者歡天喜地道着謝。子固又叫侍者拿了衣帽，預備汽車，侍者一諾，聲的說曉得。子固這纔請白朗夫人出去，白朗夫人便隨了出來。子固瞧着白朗夫人面上還是冷冰冰霜的，只得陪着小心。那時東方已發了白，子固千言萬語的逗着白朗夫人說話，白朗夫人連正眼也不去瞧他一瞧，却望着靜悄悄的街上發怔。一會兒到了大陸飯店，子固還要陪着白朗夫人上去，白朗夫人惡狠狠的，道：「不敢勞動」！說着竟頭也不回的去。

子固觸了一鼻子的灰，只得快快的坐着原來的汽車回寓。經過利佛里街，見有一個賣花的老嫗，便叫車夫停了車，買了一大束鮮花。

袋裏摸出卡片，寫上幾個字，叫那老婆子送到大陸飯店白朗夫人房問。子固賞了那老婆子兩個法郎，那老婆子應着去了。子固這邊回寓，一納頭便睡。雖是有着心事，究竟疲乏，便沉沉的睡着了。這一睡一直到下午二時纔醒，剛剛梳洗完畢，女傭來說是有二個中國人要見他。子固想是周文藻和他的朋友來了，便懶洋洋的對女傭道：「請他們進來罷！」說着伸了個懶腰，吩咐女傭預備早點。女傭答應着，須臾，引了兩個人進來。子固一瞧，不是周文藻和他的朋友還有誰呢？子固不免打着招呼。周文藻先說了一番少親近的話，問子固近來可好？子固懶懶的答着。

周文藻又替他的朋友介紹道：「這是趙秋生君，新從中國來的，他這次到法國來遊歷，頗想領略巴黎的繁華，可是我不諳門徑，說不

得請老兄指導指導！」子固一面聽他的話，一面打量那趙秋生，見他穿着一套半新不舊的晨禮服，褲腳圓圓的，那條直線却絲毫也不看出。足蹬着短統的黃色皮鞋，灰塵積得幾分的厚，配着紫色的襪子，想是同出襪帶脫離了關係，才一疊疊的皺集在脚面上。裏面襯衫已變作灰白色，兩個袖口更是垢膩不堪，那條領帶打得一條蚯蚓似的。子固見他一副骯髒的神氣，心裏想着：這種寶貝，何苦來到法國丟中國人的臉，碍着周文藻的面，只得同他敷衍幾句。

那趙秋生見子固同他招呼，便張開了嘴，露着滿口參差不齊的金齒，向子固說了仰慕的話。子固謙遜幾句，撇了他和周文藻周旋。周文藻在衣袋裏取出一封香烟，敬了子固一支，又遞一支給趙秋生。子固也不客氣，替二人擦了火，笑道：「這真所謂飯店臭蟲叮客人了。」

周文藻道：「說那裏的話，我們要好朋友，又何分彼此呢？」那時女傭已把早點端了進來，子固告了罪，喝着咖啡，說道：「我真荒唐得很，這時候纔起來。」趙秋生道：「想是應君昨夜太功了。」周文藻曉得趙秋生是個老實人，並沒有挖苦應子固的心思；恐怕子固聽了有些刺耳，還道趙秋生言外有意，忙混過去道：「子固兄吃你的早點罷，我們也是閑着，儘可坐會兒談談。你吃完了，我們還有一件事拜託呢！」果然子固聽着趙秋生說的，認是有意譏刺自己，今被周文藻一混，便默默不聲，悄悄的吃他的早點。

現在趁着這個當兒，且把趙秋生的趣事敘述一下。趙秋生是個常熟世家子，靠着祖上餘蔭，平日慣的是看花醉酒。他的父親只有他一個兒子，且他頭頭腦腦的，心裏非常着急。在二十歲上，便送他到上

海一個中學校裏念書。那時秋生已娶了親，夫婦倆感情本不融洽，離了家庭，秋生也沒有什麼不自在。他的母親却非常溺愛，然也無可如何。秋生到了上海紙醉金迷之場，跌得益發利害了。他的母親不時寄錢給他揮霍。秋生在上海揮霍了四五年，方才在中學裏畢了業。

本來上海的中學，野鷄式的居多，那個校長見秋生只付學費，不受學業，認他是個好主顧，輕易不肯得罪他，在報告單上還評着品學兼優的字樣。他的父親疑是秋生果有進步了，可惜自己于文字上是個門外漢，不能查問他，見了他也不訓誨了。秋生得了父親的縱容，母親的供給，便在上海儘情揮霍着，幾個同學多沾了他的油水，他同周文藻也是那時認識的。後來周文藻到了法國，時常寫信來述巴黎如何繁華，如何好玩，把秋生的心說得躍躍地。現在在中學裏畢了業，便

德惠着父母放他到法國去留學。起先他的父母不肯，後來拗不過秋生的絮聒，便答應了，這一喜把秋生喜得無可無不可！他的父親便託人在上海替他整備行裝和護照，在法國公司船買了一張頭等艙位。許多同學，聞得秋生要出洋了，那個不敢羨；便是那個校長，也來登輪送別。

秋生上了公司船，見都是些碧眼黃髮兒，中國人一個也沒有，仗着自己懂幾句洋涇浜話，到也不在心上，便一個人在檯克上踱來踱去閑走着，不時憑着欄干望那海景。到了晚餐時候，便搖搖幌幌在餐室裏一張椅子上坐下。見人家都是穿着禮服，自己嫌着累贅，不高興去換。同桌坐的，都是些西洋男女，連侍者也是班法國人，秋生聽他們說的一句也不懂。侍者送上菜單，叫他點菜，他瞧了瞧，除幾個拼成

的字母以外，却一個也不認識。滿擬問那侍者，可是幾句洋涇浜的英國話，那侍者一句也不懂得，便氣憤憤的向菜單上第一行一指，那侍者便端了一杯牛肉茶過來。秋生喝着，却很可口，便一嚥，倒了下去，倒完了還嘖嘖的作着辨味的聲音。旁坐的幾個西洋男女，聽着他的怪聲，個個瞪着眼向他瞧，他也不作理會。

接着侍者端了空杯去，又把菜單送上，秋生便指了指第二行。那侍者說了一句，秋生也不省得。侍者還站着不動，秋生莫名其妙，指着不放。侍者無奈，便端了一盆奶油蘆筍湯過來。秋生嘗着，也甚可口，便唉呷唉呷的大喝起來。旁坐的都惡狠狠的向他瞧，他依舊不去理會。

接着吃完了，侍者又請點菜。秋生循序的指了指第三行。侍者掩口

蔣蘆，曉得他是個獸子，也不同他再說什麼，把一盆鷄絲湯端來了。秋生見又是一交湯，心裏想着，畢竟頭等船有這樣豐盛四菜，上海的公司菜，那有三客湯的呢。此時喝了二客湯，腹已漲了，第三客不能下咽。瞧着旁坐的，却吃着紅燒子雞。秋生想道：原來還可躡等一點的，說不得吃了那客湯，點了客子鷄罷。

過了會兒，侍者送上菜單。秋生尋不到子雞名目，便指着末行。

侍者笑着，把一碟密糕似的東西送上，還附着幾塊麵包。秋生不曉得是那種佳肴，便把那塊東西往嘴裏一送，聞着味兒，險些兒把吃下去的都嘔了出來。連忙把那將嚼未嚼的一塊乳餅，吐在盆裏，還把唾沫濺了一桌子。那旁坐的婦女們，都把頭別轉去；幾個男子着了惱，噁哩咕嚕的說着。秋生這纔看出他們是罵着自己，心想我吃我的，關

他們共事，要麼同他們辯論幾句，可憐說不出口，氣悶悶的一言不發。四面瞧着，那幾個西人都停又不吃。

秋生看邊旁一個老者的盆上，還有紅燒子雞的餘剩。心想那個老者是個老門檻了，我也何妨照他說的說着，一則可以嘗嘗異樣口味；二則可以教他們聽了，曉得我也懂得法文的，往後不敢再欺侮我。想定主義，聽那老者對侍者說「盞高，」他得意揚揚的也說了句「盞高。」那侍者捫着嘴，又把一碟蛋糕似的東西送來。看看旁邊那個老者，却割着紅燒子雞。秋生想那侍者可惡極了，如何那老者說了「盞高，」他便給他一盆子雞；自己說了「盞高，」却端給我一碟這種臭不可當的東西，這不是有意尋我開心嗎。越想越氣，也不要再吃了。霍的把碟子一推，立起身來，望着那侍者劈口就罵。他罵的是常熟話，

侍者那舉懂得，也不發怒，也不說什麼，依舊笑嘻嘻的替人送菜添酒。秋生見那侍者不回他的嘴，還道是自知理虧，便饒了他，氣沖沖的回到房艙裏去了。

原來那個侍者並不會欺侮秋生，法國話的「盞高」就是中國話「再來一個」的意思。那老者吃的是子雞，說再來一個，那侍者當然又送上一盆子雞。秋生吃的是乳餅，說再來一個，那侍者便又送上一碟乳餅。秋生不懂竅奧，鬧了這個笑話。後來到了法國，同一個朋友在一個戲院裏瞧戲，一個女子歌舞得非常佳妙，看客狂喊着「盞高。」秋生悄悄的問那朋友道：「戲院裏喊着乳餅和子雞有什麼意思？」那個朋友被秋生問得莫明其妙，經秋生把船上一番經驗說了，把那個朋友笑得前仰後合。他的趣事就此脛炙人口了。此是後話不提。

且說秋生回到房艙，氣得躺倒沙發上，把帶來的陳皮梅餅乾等吃了一陣，也就沉沉睡着了。第二天吃飯，秋生見已換了一個人的座位，侍者也不送上菜單給他瞧，便一樣樣的送上來；秋生省得麻煩，也不計較。晚上見他們一對對的跳舞，自己覺着沒趣，便早早的回房艙去睡。

經過香港，又上來了三個中國人，那三個都是廣東人，曾到過上海，能說上海話，秋生這纔有了說話機會。那三個人都是到英國去的，帶着一付麻雀牌，閑着無事，便約秋生打麻雀消遣。過了新嘉坡，又上來一個中國人，他上來了便和秋生等打招呼，秋生也問了他的姓名。原來那個中國人姓柳名萬光，曾在美國留學多年，後來在上海一個大學裏做了五六年政治學教授。這次那個學校派他到歐洲去考

察市政。他經過新嘉坡，便流了幾天：一則新嘉坡的市政和風俗人情，也有研究的價值；二則在新嘉坡頗有幾個華僑同學，借此也可敘敘契闊。好在他的船票，是法國船公司的環遊券，無論在那裏，只要遇到了法國公司的船，便可上去。這次他從新加坡啓程，還要至哥倫布斯埃及等處一走，然後再到歐洲各國。他這個人看去約有三十餘歲，却已留了兩撇小鬚，身體甚是魁梧，一對眼睛，更露着英武之氣。當下和秋生等招呼過，便一個人躺在安樂椅上看書。

那時船漸行近熱帶，氣候便蒸悶了，幸喜風平浪靜，船身又大，乘客們都沒有感着顛簸的苦；長日無事，多在甲板上打球消遣。秋生們四個人，又在吸烟間裏打牌。秋生覺着熱得不堪，便解了領。過了會兒，索性連襯衫和內衣也脫了；又去了襪，豎起了一只腿，一面打

着牌，一面擲着腳了，又不時把指頭送到鼻子裏聞着。幾個同桌打牌的，一心打他們的牌，都不在其意。

那時却進來個西洋女郎，見秋生赤着大膊，露着大腿，羞得滿面通紅，跑了出去，告訴了一般船上乘客，那艘乘客便蜂擁似的衝入吸烟間。有一個英國人，實在看不在眼裏，便大聲的把秋生罵了一頓。秋生不知他罵些什麼，也不知罵的是自己，還視若無事的打他的牌。那個英國人見秋生這樣沒有體統，不由得大怒，猛把秋生一推。秋生不防，將身一倒，把桌上的牌多搗亂了。

秋生本已輸了幾個錢，那副牌正有清一色的局面，無端被他們搗亂了，也不由得大怒，便大嚷着「反了！反了！」一眼看去，却見那個英國人後面，站着一屋子的人，個個惡狠狠瞧着自己，這纔惱做一

團，却不知道自已闖下了什麼禍事。那個英國人聽着秋生大嚷，還道秋生罵着他們，無名火起，便伸出蒲扇般的手掌，連打了秋生幾下耳光，打得秋生殺豬般叫起來。乘客們瞧着，都拍着手說打得好。那時同桌打牌的三個廣東人，見鬧了亂子，把桌上的幾個錢擄了，跑的無影無蹤。那副麻雀牌散在一地，也無人去收拾。秋生見自己勢孤力弱，便哭喪着臉求饒，那個英國人還抓着他不放。

正在這個當兒，那個剛從新加坡上船的柳萬光闖了進來。原來柳萬光在檳克上看書，看得睡着了，忽被吸煙間裏一片吵擾聲驚醒了。定神一聽，還帶着哭嚷的聲音，好奇心一動，便跑到吸煙間外面窺縫一張，見一個西洋人按着一個中國人劈頭劈腦的打，不由得大怒，一脚跨進吸煙間，分開觀衆，把那個英國人輕輕一提，操着極純粹的英

國語道：「什麼一回事，打得人這樣狼狽？」那個英國人被他一提，便讓過一邊，見那中國人身體魁梧，言語清朗，暗想這個人怕不容易惹的，便道：「好好！現在來了個知禮的中國人了。這種人該打不該打？你們自己去想罷！」說着把方才的事宛宛委委的說了一遍。

柳萬光聽了，望着趙秋生這樣委瑣，可笑亦復可氣，便大聲的道：「還不快把衣服穿了！」秋生這纔知道爲了沒穿衣服，着了外國人的怒，一面穿着襯衫，一面帶哭帶訴的也把方才的情形說了，末了還說道：「我打我的牌，我赤我的膊，又不曾犯着洋鬼子，關他們什麼事？卻這樣的欺負我。」柳萬光眯着眼道：「你少說句罷，好着多呢。」一轉頭來對那英國人道：「方才的始末，我已知道了。趙君這樣不顧禮貌，固是自己失了人格；先生這樣痛打他，先生卻也犯了法

律。」那個英國人道：「打沒有禮貌的人，算不得犯法；打沒有禮貌的中國人，更算不得犯法。不瞞你說，我在上海，也不知打過了多少黃包車夫，他們從來沒有同我爲難，也沒有人說我犯過法。」柳萬光冷笑道：「你在上海打黃包車夫，我沒有瞧見罷了，瞧見了也不由你動手，今天我卻不答應你打他。他就是有了差，你也可以告訴船主，聽船主發落。今天犯在我手裏，我偏不教你過去。」那個英國人也冷笑着說道：「我已把他打了，你又怎樣？」

那時船主也來了。船主是個法國人，見船上出了打架的事，便把原委問着旁觀者，旁觀者一一說了。船主笑對柳萬光同那英國人道：「些微小事，大熱天何苦扭打着？論理呢，那位中國人固然失了體統，先生也担了不是。現在打已打了，罵也罵了，算了罷。」柳萬光

見船主說出這樣的話來，更氣得發昏。便挺着身道：「船主說是小事，我却說是件大事呢！船主說打已打了，算了罷；若是不幸趙君竟被打死了，難道也算了不成？恐怕文明國沒有這樣事罷！」船主還笑着道：「你先生也不要爭論了！他打的又不是你，何苦代人抱不平呢？」柳萬光更憤然道：「我爭論的是是非，是法律，不是袒護本國人。你們平時仗着武力，合夥兒欺侮弱國，我也曉得世界早沒有是非，早沒有法律了！我雖是弱國之民，今天却要同強國之民，見個高下。」說着捏着拳，像要動手的樣子。

那時還有幾個英國人，便幫那個英國人道：「你要怎樣就怎樣，難道我們怕了你不成！」柳萬光道，「且住，我們先請乘客們評個理。」說着便侃侃的操着法語說道：「今天這事，想諸位都已明瞭了，

我們今天破了國界種畧，來說句公平話罷：趙君有沒有被打的理由？請諸位評論一下；那位英國人有沒有打人的權力？也請諸位評論一下；打了人就算了事，可以不可以？更要請諸位評論一下。」那般乘客們，起先交頭接耳的說着，現在聽了柳萬光一席話，雖覺得理直氣壯，却都不敢下個斷語。船主那時也曉得那事僵了，便望着柳萬光道：「依你便怎樣呢？」柳萬光道：「依我嗎？趙君不願體統，船主或是不許他混在頭等艙裏，有礙文明國人的觀瞻；或是不許他走出房艙再鬧窮禍，都可使得。那個英國人打了人，便是刑事犯，這個船是法國船，應當依照法國的刑律判辦。若是船主礙着英國的勢力，不願意辦他，那我也要同他拚一拚，那時死活，船主却也不能過問的。」

船主見他口風一句緊似一句，却也無言可駁，祇望着那個英國人

待他發話。那英國人不肯示弱，也惡狠狠的道：「就是你要罷休，我也不容你罷休呢。」還有幾個英國人也附和着道：「你們倆見個高下罷！」船主也說：「你們倆若是要決鬥，却不能傷害生命，究竟這件事，也不是件大不了的事呢！」柳萬光微微一笑道：「武力解決，那也很好。」說着便讓過一邊，從從容容的脫了外衣，那個英國人也脫了。船主自願做個公證人。柳萬光也不說什麼。乘客們見有鬧熱瞧了，都爭先擁出了吸烟間，把甲板上站得密密的。趙秋生雖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瞧了他們要動武的樣子，却替柳萬光捏着一把汗。船主同柳萬光英國人走至甲板，他也悄悄的跟了出來。

柳萬光和英國人站住了，船主發了公證人的宣言，四旁觀者都靜悄悄的聽着，眼睛却釘着決鬥的二人身上。公證人宣言完畢，二人便

動起手來，此來彼去，約有五分鏡光景；看看英國人步步退着，已退到欄干相近。柳萬光猛力一衝，險些兒把英國人翻過欄干，倒入大洋裏去。却喜欄干很高，英國人衝到了，便不能動彈。柳萬光趁勢把兩拳夾擊肩膀和腰部，英國人忙欲躲避時，已着了一下，身軀也倒在甲板上，再也掙扎不得。柳萬光方要猛擊一下，船王已把他抱住了。那英國人躺在甲板上，口裏哼着，再也不能起來。幾個同來的英國人，忙把他扶起，安放在安樂椅上。那時瞧熱鬧的，齊聲喝着采，趙秋生更喊得厲害。柳萬光見被船王抱住了，也不欲迫人太甚，便住了手，望着觀衆一笑，也不說什麼，走入吸煙間，披了衣服，重新出來。那船王堆着笑臉，把他恭維一番。柳萬光和船王握了握手，還過去問英國人受了傷沒有？那英國人睜着一言不發，柳萬光也不理會，跑房

艙裏洗澡去了。

那天晚上會餐的時候，乘客的眼光，都射到柳萬光一人身上，柳萬光却無絲毫驕矜之色。旁坐的一個法國人，笑迷迷豎起着一只大姆指，望着柳萬光道：「先生這樣威武，真是令人欽佩！貴國的人民，多像先生這樣，世界上還有那國敢來欺侮呢。」柳萬光聽着，雖是恭維自己，却帶着譏笑中國的語氣，心裏兀自不快，便冷笑着道：「這就叫做師直爲壯。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將來中國受了列強壓迫太甚，恐怕也要挺身而出，那時你也莫說中國沒人呢！」法國人唯唯的應着。

吃完了飯，柳萬光在行囊裏檢出一支簫，憑着船欄，幽揚的吹着，乘客們都來靜聽。柳萬光一曲吹畢，許多人圍攏來問長道短，和

柳萬光却甚親熱似的。柳萬光也敷衍着，心裏想：「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中國今日這樣積弱，動輒得咎，都是自謀之不臧。就是外國人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裏，也是中國人自己不知自愛；若是沒有方才一番舉動，他們未見得肯來同我說句話。其實那般外國人，未始不可理喻，只要自強，無理也就有理。」

那時船上的音樂隊，弄着跳舞音樂，一對對男女也就挨肩跳舞起來。有幾個乘客，還請柳萬光加入跳舞。柳萬光委轉謝却了，獨自一人望着月色，一陣陣微風撲着身上，覺得涼快許多。站了會兒，也就回房船安寢。

第二天二等船裏幾個中國乘客，聞着柳萬光替中國人掙面子一件事，晚上特開了茶話會，堅請柳萬光去赴會演說。柳萬光却不過情

面，勉強去赴會，演說固不肯，說是小題大做，恐怕與人以口實，須把演說改了談話。好在人數不多，大家圍坐着譚譚笑笑，倒也頗有興味。又過了兩天，便到了哥倫布斯，柳萬光和船上幾個中國人握了別，便上岸去了。

趙秋生自從鬧了亂子以後，在船上安靜了許多。閒着沒事，一個人躺在安樂椅上看小說消遣。從上海動身，足足乘了三十五天的船，方才到了馬賽。秋生因為二等艙裏幾個中國人沒有聯絡，只好一個人去搭火車。秋生言語不通，在路上自有許多困難，幸喜那幾個廣東人把他陪到車站，又把行李替他交付了，方才得到巴黎。到了巴黎却又鬧出一個笑話。要知秋生鬧的是甚麼笑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咳唾珠玉四座皆驚

譚笑風雲一場沒趣

趙秋生從馬賽搭火車到了巴黎，已是暗夜，形單影隻，也不知到那裏去投宿，一個人在車站裏，兀自不得主意。忽然想到行篋中有本法語無師自通的書，何不取出來一用。想定注意，便在電燈下一頁一頁翻着，翻了一刻鐘，方才尋到一句「請你送我到個旅館裏去，」不禁大喜，便把中文註的音念了數遍，自以爲很純熟了，便提了行篋走出車站。却巧門口停着一輛街車。秋生便念符咒似的把方才記熟的一

句話背了一遍，那個車夫瞪着目一些也不懂。秋生又說了一遍，那車夫依舊聳着肩莫明其妙。秋生無奈把那本書指着一行給他瞧了，那車夫這纔笑了笑，點了點頭，開了車門教秋生進去，一面開動機器，望着一條大街駛去。秋生望外望時，見電燈點得白晝一般，路上車水馬龍，擁擠不堪。兩旁的街沿，更有不少的行人，熙熙攘攘，好一番繁華景象。不一會，那街車便在一家門首停住。秋生想是旅館的了，便一躍而下，給了車夫十個法郎，那車夫撇着帽笑逐顏開的道了謝。

秋生走入裏面，一個店主模樣的老頭兒，和秋生囁哩咕嚕一陣。

秋生搖搖頭，一面取出本書指着一房間「一個字給那老頭兒瞧。老頭兒便笑嘻嘻的拿了串鑰匙，陪秋生上樓。秋生見是個極小的房間，本不願意，想換了個大的，說不出法國話，也只得罷了。放了行篋，便

問了老頭兒旅館的名稱和地址，拍了一個英文電報到家裏。這個電報，還是在中國托人預擬的，只留了名稱和地址給他填寫，所以秋生到不感困難。同老頭兒說話，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還是仗着那本書的功效，方纔弄得明白。

接着老頭兒拿了一張警察局發的旅客簽名單，請他填寫，秋生那裏懂得。老頭兒說了半天，秋生依舊莫明其妙。末了老頭兒拿了本英法字典，一個個翻給秋生瞧。秋生英文程度本不高妙，有不懂的字，還翻着中英字典來參照。這一來，足足二個鐘頭，才把一張旅客簽名單填寫舒齊，看看已是十一點鐘了。可憐秋生此時晚餐還不曾下肚，便又同老頭兒搗鬼似的請他預備晚餐。那個小旅館到那時候，廚房早已息了火。老頭兒曉得同秋生說也是白說的，便拉了秋生往樓下一

指。秋生還道會餐室在樓下，也不帶上帽子，也不披上大衣，跟了老頭兒下來。

到了樓下，老頭兒又把秋生拉着往外跑，朝西轉了兩個灣，便是個小咖啡館，老頭兒指指咖啡館，教秋生進去。秋生這纔明白，老頭兒陪他到此處來吃飯。此時他却不肯把老頭兒放鬆，拉着一同進去，把字典裏翻出幾個字，請老頭兒替他點菜。老頭兒一一替他向侍者說了，便告辭而去。秋生此時實在餓了，把酒菜狼吞虎嚥吃了一陣，身體也漸覺和暖了。看看四旁坐的，都擁着如花似玉的美人兒調笑着。那幾個美人，又不時送流波過來，把秋生看得呆了。究竟不懂言語，不敢十分胡鬧，便會了帳出來，想今夜回旅館安息，明天找周文藻帶了自己逛罷。亂忽忽的循着原來的路走着，却找不到那個

旅館。想是走錯了路，便又折回，却看不見那個咖啡館了，心裏忖道：莫非巴黎使着幻術，尋我開心嗎，好端端的，一霎時什麼旅館和咖啡館都不見了。便又東西南北的亂闖着，依舊找不到旅館。

那時已過了十二點鐘，有幾家咖啡館已息了燈。秋生心裏益發着急，想叫部街車送回去罷，方才匆匆出來，未曾把旅館的名稱和地址帶在身邊。吃了幾杯葡萄酒，又走了一陣，無論如何，再想不起那個旅館的名兒。這纔真着了慌，一個人躑躅街頭，又沒有大衣和帽子。方才仗着酒力，到不覺的，現在却覺得冷氣侵人，不由的連打幾個寒噤。

站崗的警察，看了秋生這樣委委瑣瑣，恐怕不是路數，便挨近他的身傍問他。秋生見了警察，更慌做一團，嗚嗚嚶嚶的說不出話來。

警察益發疑了，一把便把他抓住，要看他護照。秋生不懂，那警察惡狠狠帶他到局裏去。秋生那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懊悔着「該一個人到法國來」。忽想起周文藻的住址，還夾在錢袋裏，說不得去找周文藻設法罷。便開了錢袋，拿出周文藻寫給他的信，指著地址給那警察瞧。那警察望了一眼，也不由秋生，帶了他就走。秋生還道那警察帶他到局裏去，雖是自己不曾犯什麼事，有口難辯，今夜的囹圄風味，恐怕不得不嘗了，想着索索的抖個不住，兩只腳却不由的跟着那警察走。

走了足足半個鐘頭，方才到了一個所在，那警察叩了門。秋生看去不像是個警察局。過了會兒，裏面開出門來，那警察說了幾句，那個開門的便去了。又過了會兒，那個開門的帶着一個人出來。那人披

着早晨穿的便衣，拖着拖鞋，一眼看見秋生，便嚷起來道：「那不是趙君麼？」秋生也把那個人仔細一瞧，喜得直跳起來道：「周君，我做夢嗎？」周文藻問是那回事，弄得這樣狼狽？趙秋生那時把周文藻當做重生父母，將方才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說完了，還苦苦哀求周文藻替他設法，不要送入警察局去。周文藻撲哧的笑道：「你癡了呢，誰要送你到警察局去，你又不曾犯法。那警察送你到這裏，無非要問落底罷了。」秋生聽了，方才放了心。那周文藻把秋生述的事，對警察說了。警察見有了落底，要了周文藻的學校證書一看，便點點頭的去了。

當時周文藻便請趙秋生走入自己臥室，也不暇敘契闊，抱怨着道：「你這個人真是糊塗哩，那有自己忘了自己住的旅館！」趙秋生

怔了一會道：「現在怎樣辦呢？拍個電報到中國去問一問可好？」周文藻道：「那到不消，我們明朝到電報局去問便了，如果找不到那個送去的電報局，那時再拍個電報也不遲。」趙秋生本沒有什麼主見，便也不說什麼。那時已是二點鐘，二人便抵足而眠。睡在床上，又絃些別後的情形，不知不覺已是三點鐘了。

次日起來，趙秋生關着周文藻去問電報局；周文藻只得陪着他到專發外國電報局裏去問，果然給他們問着了。周文藻一瞧，知是個不知名的小旅館，二人便跳入一輛街車，望那旅館而去。秋生嫌那個旅館太小，離周文藻住的所在又遠，請周文藻替他介紹個較好的。周文藻便替他找了拉丁區裏一個中等旅館，叫做西來客的。趙秋生住下了，心裏忘不了昨夜所見的那般美人兒，便要周文藻陪他去逛。周文

藻道：「老兄別性急，昨夜還鬧了亂子，今天却又見獵心喜了。」秋生道：「不是你來信說得天花亂墜，誰高興萬里長風的跑到法國，你現在却教我別性急。」周文藻呵呵的笑道：「你既來了，自然有好處的，今天晚上我在中國飯館萬花樓替你接風，便請個老於此道的做陪客，給你見個局面何如？」秋生躍起來道：「真的嗎？這纔不負我這番跋涉咧！」

二人喫了中飯，便去看子固。卻巧子固不在，二人大大的掃了興，萬花樓的接風酒，便改了第二天。別的不打緊，害得趙秋生像熱鑊上螞蟻一般。這一晚雖是一個人，在馬路上閑逛一回，卻不敢走遠，又不敢同婦人們兜搭。一會兒睡在床上，兀自睡不着。好容易第二天早晨去訪周文藻，周文藻已上課去了。下午再去，纔同着周文藻來

訪應子固。

當下子固吃完了早點，周文藻宛宛轉轉的把來意說明。子固本想晚上去看白朗夫人，吃了飯去，恰當其時。便道：「晚上萬花樓准來作陪，下午却要去看新來的實業參觀團，恕我不能奉陪了。」周文藻道：「我也聽得今日下午中國學生青年會裏要開個盛大的歡迎會，說不定還有茶點。我們每年納了十個法郎會費，也落得去享受這口福，我們一淘去可好。」子固道：「那更好了，我却嫌一個人怪寂寞的。」趙秋生忙道：「快不要去罷，這種歡迎會，最足令人頭痛，你捨不得茶點，我請你們便了。」子固道：「雖是沒有什麼意思，這般人物，到不可不去瞧瞧。」秋生這纔無言。俟子固換上了衣服，便一同赴青年會去。現在趕着他們在路行走的時候，却要把實業參觀團的來歷

和趣史彼一敘。

原來那個實業參觀團，在國內蘊釀了已久，說是聯絡兩國邦交，參觀實業到是其次。所以法國政府，也非常贊成，駐滬法國副領事，還陪同前往。那參觀團的人物，都是些上海著名鉅商大賈，他們的目，都要借此參觀團名義，領略巴黎的繁華。參觀團的團長，是個姓阮的阮融侯。隨同去觀光的，約有四五十人，浩浩蕩蕩，乘了日本郵船望法國進發。到了巴黎，到處受法國人士的歡迎，因為法國蓄意在遠東發展商業，那有不同中國鉅商聯絡之理。

到巴黎的第一天，却發生了個小小誤會，說來却也可笑。原來參觀團中有個叫徐芝卿的，還帶了一個姨太太和一個僕婦同去。那個姨太太，恐怕徐芝卿在巴黎胡鬧，便要求徐芝卿帶她同來，以便督着

行動。徐芝鄉如他敢不答應，好在姨太太並沒有吃鴉片的嗜好，尙不累贅，身旁服侍，却少不了一個僕婦。姨太太又擺有做主子的架子，不許僕婦繫裙子。那僕婦原有幾分姿色，那天到了巴黎，歡迎的人們，請參觀團諸君拍張照留個紀念。却巧那個姨太太和僕婦，立在阮團長左右，次日巴黎的日報上發表了那張照相，記者附會着說是阮團長的妻妾，還把二人穿的服飾詳細說明，評爲東方之花。阮團長見了報紙，有人譯給他聽，連忙寫信去更正。徐芝卿知道了，更是羞慚無地。

且說那參觀團在巴黎，每天不是那個團體請宴會，便是這個協會請茶點，鬧得幾個人頭腦子也昏了。後來有幾個專爲領略巴黎繁華而來的團員，便不去赴那種無謂的應酬，天天在戲院裏、跳舞場裏，私

窠子裏闖進；就中私窠子尤最蒙他們的賞顧。

團員中有個名叫石伯篋的，帶了他的兒子石照海同來。那天石伯篋同着一般人，到一個私窠子裏去玩；那裏淫娃蕩姬，曉得他們都是中國巨商大賈，裝嬌作媚，把他們奉承得無可無不可。他們幾個人，都不懂法語的，幸喜有個同來的却懂得幾句不三不四的英國話。那般婦女多做外國人生意，所以也懂得幾句英語。譚譚笑笑，尚可勉強過去，他們便連開十幾瓶香檳酒。

那般婦女們看他們出手鬆寬，一個個都帶着黃豆般大的金剛鑽戒指，便把上面幾個少女也叫下來陪他們。那幾個少女，更是風騷，獻媚的手段又厲害，把個石伯篋只張着口嘻嘻的笑。有一個少女看在眼里，一屁股便坐在石伯篋身上，粉裝玉琢的頰兒，偎在黝黑的臉兒

邊，越顯得黑白分明。石伯篋情不自禁，把少女的身上撫弄一番；摸的少女只有笑的分兒。同來的幾個人，也各擁了個粉頭調笑着。

正在魂消魄蕩的當兒，一個中國少年，怒冲冲的衝了進來，望着那般少女便罵。石伯篋嚇的直跳起來，其餘一般人，也丟了粉頭，霍的立起。石伯篋定睛一瞧那少年，氣得發昏章第十一；那少年見了他，也就垂頭喪氣的退了回去。其餘的人，暗暗好笑，見沒了事，依舊尋他們的樂。那般婦女，起初到也嚇了一跳，後來見那小夥子跑了，便也不追問根底。惟有石伯篋恐怕這朋友嘲笑，先告辭走了。

原來那衝進來的少年，便是石伯篋的令郎照海。照海回着幾個朋友，私尋到了那個私窠子，自己仗着能說幾句英語話，在上海虬江路 俄國窠子裏也有些經驗，便要裝做老門檻模樣。少女們請他開香檳

酒，他不肯，只開了幾瓶啤酒。他們見他出手不大，樓下又有了一般豪客，便一個個離了座，到樓下去陪石伯篋等。石照海坐了許多時候，還不見她們上樓，聽着樓下譁笑的声音，不由得無名火起，跑下樓來尋釁。他在上海逛窯子，動不動就打房間，仗着巡捕房裏幾個熟人的勢力，從來不曾吃過虧。却不道這次撞在老佛爺頭上，只得抱頭鼠竄而去。那般和石伯篋同來的幾個人，也有玩了一會就回去的，也有住着夜的，那晚足足化了一萬三千法郎。

第二晚石伯篋又約了一個人同去，到了那個窠子裏，便指名要昨晚坐在身上的那個女子。不一會，那個女子果然來了，見了石伯篋，更放出一副迷惑的手段。石伯篋便不客氣，同那同來的朋友分了房間，去嘗異國風味。那個同來的，昨夜鬧了一夜，覺着疲乏，便要

回去。那昨天同他有過交情的少女，死拉着不肯放他去，也就留下了。其餘幾個少女見落了空，問着他道：「昨夜幾個朋友爲什麼不同來？他們住在什麼地方？」他便說了旅館的名兒。那幾個少女，便尋到克利紅旅館。那時他們方同幾個法國人，在會餐室裏會餐。那般少女借着去吃飯的名，混進餐室，尋到幾個有交情的人，便「舍利」「搬底」（「舍利」「搬底」是法國情人相呼之詞）狂喊起來。他們想不到那幾個少女會尋到旅館裏來混纏，面孔都漲得通紅。一般賓客同侍者，都掩口葫蘆，連院團長亦覺得不好意思。他們見那般少女混纏，恐怕還要鬧出笑話，連忙告了罪，離了席，到會客室裏去敷衍一番。後來每人給了一千法郎，方才去了。

且說石伯篋方要真個消魂之際，那少女便問他要錢。石伯篋雖

不大懂得英語，究竟在中國也做了輪船公司的總理，這句話也還理會得，便問她要多少？那少女笑迷迷的伸着一只手。石伯篋想五百法郎，到還值得，便檢出一張五百法郎的票子遞給那少女。那少女瞧了瞧，面上頂着怒容，便把那鈔票擲在地上。石伯篋大驚，想道，五百法郎還不夠麼？要是五千法郎，要值中國一千洋錢呢！春宵一刻值千金，不道巴黎竟有此實在情形。便想懸崖勒馬不幹了，可又捨不得天仙般的西洋女郎；要早住了，五千法郎實在捨不得，身邊也沒有帶得這許多。那少女見他躊躇的樣子，便望着石伯篋似笑非笑的瞧着，口裏啣了支香煙，一言不發的盤着腿坐在榻上。

石伯篋在地上拾了那五百法郎的票子，開了門，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還在鄰室裏同一個少女打趣，見了石伯篋，忙問何事。石伯篋

把原委說了，請他打電話至巴黎商會會長家裏，請他來定個價。他的朋友說：「這如何使得。」石伯箎道：「你不要管牠，你這樣替我辦就是了。」他的朋友在上海原是常常借重他的，當下不敢不依，便答應着，打了個電話。不一會，那個商會會長果然親自來了，皺着眉頭，望那少女說了一會，纔說定了一千法郎。石伯箎付了錢，然後得嘗着柔溫滋味。那少女却冷冷的任石伯箎輕狂，與方才親熱情形，迥不相同。石伯箎這纔懊悔，不應該爲省幾個錢，討場沒趣。

參觀團幾個寶貝，天天這樣鬧着，把正事都丟在腦後，輿論也就有不滿的地方。平常又自命爲參觀團貴客，不把在巴黎的中國學生放在眼裏，學生們已嘖有煩言。那天青年會的歡迎會，說是歡迎，却含着質難的性質，想羞辱他們一下。當下子固到了青年會，會場裏已擠

滿了中國男女學生，阮團長同一般團員也多蒞了場。主席宣佈了開會辭，便由阮團長登台演說，會場裏便起了一陣拍掌之聲。阮團長先說了些參觀團的目的和使命，末了恭維着在巴黎的中國學生，還帶着一番勸勉。說完了，又是一陣掌聲。方欲下演說台，人叢中却站起一個人來，侃侃的說道：「方才聆了阮團長一番議論，却引起我幾句疑問：阮團長說實業參觀團的目的，是參觀法國實業；所奉的使命，是締固兩國的邦交。現在參觀團到了法京已有了兩星期，參觀團諸公，每天參觀的是些什麼？就我們所曉得的，不是戲院跳舞場，便是私窠子，敢問法國的妖姬淫娃，是否參觀團諸公所認為實業？若果如此，到也名副其實，我也不必深責了。至於締固兩國的邦交，這是何等祕密的事啊！但是諸公天天同法國婦人們親近着，肉體固是締固了，邦

交恐怕沒有這樣容易締固罷！如果諸公以為中法親善，當從親善法國婦人入手，具見外交手腕靈活，不是我們淺小儒所得而知了。今天趁這歡迎會的機會，到要請阮團長及在席諸公指教指教！」

那個人說完坐下，場裏又起了一陣掌聲，接着就有交頭接耳的笑譚聲。阮融候聽了那個人冷嘲熱罵的閒話，好像坐在針氈上一般，心中却盤算如何回答的話。那時見場裏萬目睽睽的瞧着自己，只好走上講台，心裏不由一急。究竟上了幾歲年紀，一時急痰上來，也顧不得什麼，望台下吐去，把一口又濃又黃的痰，吐在一個女學生的漆皮鞋上。那女學生啞呀一聲，連忙立起身來，紅着臉跑出去，衆人已是好笑。又見阮融候拭着額上的汗珠，兩眼睜睜的說不出一句話，禁不住場中鼓掌大笑起來，也有作怪叫的。

阮融正在進退維谷的當兒，一個團員在國內稱爲女演說家叫做徐章年的，忙着跳上台去，把阮融挾扶了下來；一面裝着笑容望台下鞠了個躬道：「阮團長連日勞頓，舊病又發，某君所質問的，鄙人以團員資格，替阮團長答幾句罷；我們實業參觀團、聯格邦交是唯一使命，參觀實業在其次，到了這裏，酒食徵逐，在所不免。諸君關心國事，詰難我們，吾們自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方不負諸君的期望。本來聯絡邦交的事，我們如何担任得起，諸君在文物之邦，研究有素，必有高貴的意見，和良善的辦法，我們所極願領教的。今天時候不早，阮團長又發了舊病，此處恐怕不能討論。明晚，我們在柳鐵仙寒旅館再來叙一叙，一則參觀團答謝諸君今日的盛意；二則我們可以敬聆諸君的指教。」說着笑嘻嘻的下台去，和主席說了幾句。主席代

着徐章年邀那天在會的男女，明天一准赴宴。俗語說得好，吃了口軟，受了手軟，那般學生聽了徐章年一番話，再也不說什麼了，却切切私議着明天應穿種那衣服去。參觀團見重圍已解，一團散去。

子固等也走了出來。秋生道：「吃飯還早，我們何妨到個咖啡館去坐譚會兒呢。」周文藻道：「我曉得你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要學着參觀團團員去實行那中法親善。老實說罷：你要親善的對手，現在還沒有上市呢。你去坐定了，也多用的。」子固道：「啡咖館去坐譚會兒也好，上市不上市，到也說不定。」秋生道：「畢竟應君爽快，周君偏有一番做作。其實我又不曾撇清，食色天性，我不責備參觀團團員別的，却怪他們假裝正經，背地裏也幹那話兒。我趙秋生做得到說得出，說得出也做得到，你們不信，瞧着罷！」說得子固文藻二人大

笑起來。

當下三人便走進一個啡咖館裏，侍者過來招呼，三人都說了要吃的東西。那時音樂隊正弄着音樂，座客尙寥寥無幾。秋生四下一望，雖有幾個婦女，都和男子一桌兒坐着，不免大大失望。不一會，侍者送上茶點，三人緩緩的吃着。子固忽然歎道：「現在的中國學生真沒有志氣咧，方才詰難的時候，聲勢何等洶湧。我準備着瞧鬧熱，却被徐章年一番話，就軟化了。這個軟化的能力，却是明晚的請客。你想高尙的學生，一頓飯就可買到，又何怪政客們受金錢利用呢？」文藻道：「你曉得方才質問的是那個？就是那中國留法學生會要鳴鼓而攻的茅以壽呢，」

子固道：「茅以壽嗎？我雖沒有見過，却聞見過他的太名，口才

畢竟不弱。和學生會鬧的什麼事，我到不曉得，我於學生會本很冷淡的。」文藻道：「這件事說起來真是我們中國人之羞，比他方才所說的那般參觀團還要可羞十倍。茅以壽寡廉，從前的種種醜史，且不要說牠，新近竟敢強奸了兩次處女。第一次他強奸的是房東的女兒，祇有十三歲。茅以壽的尊容，你是看見過，瘦削的身材，吸雅片煙的面容，還加着密圈，普的人們也不敢親近他，何況一個黃花閨女未經世故的呢。茅以壽性慾衝動，偌大的巴黎，豈少着這類的供給。叵耐那斯鄙客異常，二十法郎的公娼，他也捨不得去幹，卻想着吃房東女兒的天鵝肉。那個法國家庭，本窮不得富裕，房子固然簡陋不堪，茅以壽貪着房金便宜，便住下了。收拾房間和鋪床疊被的職務，都是那個十三歲女兒担任。茅以壽志願當了好久，不得去便，這天早

晨，趁着房東出去買物，那女子却巧來收拾房間的當兒，茅以壽便噙皮涎臉的把那女子按到床上，扯他的衣服。那女子也不知茅以壽要幹的什麼事，嚇得大哭起來。茅以壽哄着她說依了他有許多好處，那女子抵死不肯。掙扎好久，那房東回來了，聽見茅以壽房裏有自己女兒的哭聲，便跑去推門，裏面却鎖着。房東敲了一陣，茅以壽方氣喘喘的來開門。那女子一見了她的娘，假近躉的身傍，更哭得厲害。那房東已瞧料了那神氣，問茅以壽那回事，茅以壽蠅蠅蝻蝻的說不出。那房東怒道：「你敢這樣欺侮我的女兒，我便把你送到警察局裏去。強奸幼女，罪在不赦呢！」可笑茅以壽那斷，平日胆大妄爲慣的，到了此時，却撲通跪在地下碰着頭求饒，那房東兀自不肯罷休。」

「齊巧茅以壽的朋友呂梅卿來了，茅以壽便求着呂梅卿向房東說

項。那房東說：「這樣一個青年犯了罪，此後就見不得人，我體上天好生之德，就饒着他罷。但是我的女兒，又怎樣呢，便白糟場了不成？」呂梅卿聽房東轉了口風，想容易說話了，因陪着笑道：「茅君雖不曾糟場令媛的身體，令媛已受了驚嚇，這個茅君自當賠償的。」房東道：「我也不要他賠償別的，茅君有了這種行爲，我們不便留他再住。可是我一時也找不到別的旅客，請茅君付了半年房金，把他的行李今晚就搬出去罷。」茅以壽雖是捨不得這許多錢，經不得呂梅卿勸以利害，只得忍痛答應。那房東收到了錢，對呂梅卿道：「其實茅君如果歡喜這小妮子，小妮子年紀大些，給他玩一會兒到也不妨。忍耐小妮子年紀還只十三歲，自己也不願意，所以大家弄得沒趣。茅君固是魯莽，我也覺着抱歉呢。」

子固聽到這裏，禁不住大笑。方欲議論幾句，忽的周文臉上給人噙了一個耳光，其聲清脆，把咖啡館裏的客人都站了起來。子固和秋生也大驚失色。欲知打周文的是那個？打的又爲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第五回

落魄阮生樂天安命

偷香韓掾出醜露乖

却說周文藻冷不防被人打了一下，又氣又羞，急回頭看時，那個方才在青年會會場裏侃侃而譚的茅以壽，惡狠狠的望着自己。不待周文藻說話，先睡了周文藻一臉道：「你這小廝，竟敢在太庭廣衆之間，胡言亂道，我做的事你親眼瞧見麼？今天老爹給些顏色你看。」說着，又要揮拳相打。說時遲，那時快，咖啡館裏的老闆，恐怕闖下禍事，自己也惹是非，忙過來把茅以壽的手奪過去道：「你們有事，

要鬧也鬧不到這裏來，你們的公使館和巴黎的警察局，都閑着等你們去鬧呢。」一見見了子固，原是認識的，忙撇下茅以壽過來打招呼。應子固雖是暗恨周文藻向日不肯借錢，究竟和周文藻在一起，這場禍事又是自己閑談惹出來的，不帮他一個忙，不但周文藻要小覷自己，連外人看起來，也要說中國人不講交情呢。

當下子固見那老闊過來，便說道：「那個人無故打了我的朋友，請你把他交給警察，他們有事，到警察局裏去說。」周文藻胆小如鼷，聞得警察局三個字，道子固作弄自己，教他在法國人面前丟臉，一時說不出話，却怔怔的望着子固。子固也曉得這種小事，犯不着鬧到警察局裏去，因為就周文藻所述的一回事看起來，茅以壽是個銀樣蠟鎗頭的蠢貨，請他到警察局裏去，好殺殺他的氣燄。果然茅以壽見周

文藻有人替他出場，不敢潑賴，口裏却嚷着說：「到警察局裏去很好，我要提起此事訴訟，告他一個損害名譽罪呢！」子固冷笑道：「如此去罷，周君所說的話，如有半句捏造，他自犯了損害名譽的罪。不過你的房事太太和她十三歲的女兒，却不得不來做個證兒呢。」

茅以壽見子固口風一句緊似一句，曉得下不來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便要奪門出去，腳底下明白。子固那裏放他走，便一把抓住了他。茅以壽這纔慌了，也顧不得許多座客和侍者瞧着他，便和子固打恭作揖，求着討饒道：「兄弟該死，冒犯了兩位，願在同胞面上，饒了我罷。」子固睜他一口道：「誰要你稱兄道弟的，你這種鬪豈，我也不高興同你多說，你去問一問周先生，肯饒你不肯？」茅以壽聽了，便向着周文藻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央着道：「今天多多冒犯，

明天罰兄弟請一頓客，替周先生謝罪罷！」周文藻見得了上風，也作起威來道：「誰希罕你下賤東西的請客，今天饒了你，再不要在巴黎丟中人的臉了。」茅以壽得着教令，拔脚就跑。那侍者趕上來道：「付了錢再逃，警警還沒有來呢！」說着還冷笑幾聲。茅以壽氣沖沖的在衣袋裏摸出一個法郎，擺在檯上，頭也不回的去。當下吃咖啡的座客，聽他們說着中國話，不曉得鬧些什麼事，今見茅以壽狼狽的逃了，個個覺得好笑。子固等看看已是七點半了，也無心再坐，便由趙秋生付了錢，踱着步往萬花樓去，這且不提，現在却要把茅以壽的事補叙一番。

茅以壽原籍江蘇，曾在北京大學肄業。那時北京大學裏教授，有幾個名士式的政客。什麼叫做名士式的政客呢？他們借着研究學術為

名，組織一個政黨，平時不是做幾篇文章，便是周遊各處演說，幫子上沒有一天沒有他們的大名，人家便稱他們爲名流，他們也便以名流自居。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的，却有三個佼佼的名流，一個是齊濟的齊公望，一個是姓蔣的蔣臣勉；還有一個姓王的王萬里，是個軍事學家，他有個得意門生，叫做秦公嶼的，原籍四川，和他的夫人劉劭英女士，非常恩愛。那年三個名流，見近年來政黨沒有什麼發展，便想到歐洲去遊歷一番，也可以攷察歐洲大戰後的情形。秦公嶼夫婦，便由王萬里的勢力，運動到一筆官費，隨他們到法國去遊學。

茅以壽却巧於那年可以畢業，聽到了這個消息，也想請他的老師們，替他介紹一個官費。茅以壽平日見他們炙手可熱，本已用盡心機，聯絡他們，下了課硬持着書去問。一則要他們注意到自己的姓

名和而貌，二則要他們曉得自己是個好學的學生。逢着星期日早晨，不是在那個教授的公館裏孝敬土儀，便是在這個教授的公館裏殷勤獻媚。

有一天，茅以壽跑到蔣臣勉的公館裏，把請求官費的一層意思，宛宛委委的向蔣臣勉說了。蔣臣勉道：「現在到我這裏請求官費留學的很多，教我答應那一個好呢？況且各省的學額多已補足了，你的事明年設法罷。」茅以壽哭喪着臉道：「老師的爲難，弟子也知道。可是弟子的機遇，永遠沒有希望了！」蔣臣勉如何以見得便沒有希望？茅以壽道：「弟子蓄意遊學歐洲，已是很久了。一回老師在這裏當教授，弟子想就是在外國，也未見得遇到像老師的學問淵博，諄諄善誘的教授，二則家嚴也不許弟子一個人到歐洲去留學，有了這兩層，弟

子的素志便遷移下來。現在有了這個機會，老師不能爲弟子設法，不是弟子永遠沒有得遂素志的希望嗎？」說着像要泣下的樣子。蔣臣勉究竟是個忠厚長者，也頗喜成人之美，聽茅以壽的一番花言巧語，又見了他頗領可憐的形容，不由的起了憐才惜遇之念，躊躇了一會道：「也罷，明天你去問秦書，看有機曾沒有？」

茅以壽得了這句話，如奉了綸音一般，忙的跪下道：「謝老師的栽培。」蔣臣勉到弄的不好意思，連忙把他扶起。茅以壽用了這番苦肉計，又日日去湊趣秦公。秦公是個坦直的人，也把茅以壽當做好人。這一來，茅以壽的官費目的，果然達到了。他就寫信給他父親，說蔣臣勉先生邀他同往法國充祕書之職，一切費用，都由蔣先生供給等話。他父親自然沒有不答應的，還寫封信給蔣臣勉，謝他的提

攜。

後來他們動身了。齊公望、蔣臣、勉王、萬里都乘了頭等艙，茅以壽乘了四等艙；秦公嶼和他的夫人也坐了四等艙。茅以壽當初還道秦公嶼是政客裏一個紅人，現在見他同自己一樣資格，便對秦公嶼夫婦換了一副面孔，同當初移肩諂笑，固是不同，便是閑譚起來，還帶着冷嘲熱罵。秦公嶼付之一笑，也不記在心上。

到了巴黎，秦公嶼夫婦隨，省吃省用，很可過得安逸的日子。自己在大學報了名，他的夫人也在一個音樂學校裏肄業。後來官費接濟不着，漸漸淪入窘境，他夫人又患起病來。看看山窮水盡，只得輟了學，搬到鄉間去住，每日只吃着兩餐素食，長日無事，便伏着案用功。幸喜他的夫人劉氏，病勢稍有起色，便不肯再就醫吃藥。秦公

嶼雖勸着她保重身體要緊，劉夫人抵死不肯，也只得罷了。

劉夫人紅窗伴讀，鼓勵她的丈夫。又過了兩月，官費依舊不來，秦公嶼又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不肯向朋友開口借錢。沒奈何，便拿了幾件不要用的衣服去質。不知如何，這個消息，傳到王萬里的耳朵裏，便替秦公嶼歎息，匯了幾百法郎接濟他，同時又替他在國內一個書坊裏，介紹翻譯一本軍事學名著，便由那書坊先匯了五百元給秦公嶼，將來脫稿之後，再匯給一千元。秦公嶼見他的老師爲他如此出力，感激涕零，終日伏案著書以外，便攜着劉夫人往隣邨散步。居停主人，也很敬重他們倆，待他們如自己的人一般。劉夫人晚間彈着批霞挪消遣，居停主人和子女等，環坐着靜聽。逢着星期日，若是天氣清朗，便合夥兒帶着食僮去登山涉水。有時坐着如茵的草地上，秦

公嶼講着中國的故事，大家聽着，都津津有味。居停主人也說了些法國的風俗情形。秦公嶼夫婦住在這樣家庭裏，非常逍遙自在。

那天他們得到從英國來的電報說：「蔣臣勉的妹子蔣淑貞，要來法國鄉間居住，請秦公嶼預先找好了房子。」秦公嶼和劉夫人都非常喜悅，便到巴黎去接她，在火車裏却遇見了茅以壽。茅以壽曉得秦公嶼境况很窘，裝作沒有瞧見的樣子，坐在對面看報子。秦公嶼對劉夫人悄悄的說了，也不去理他。到了巴黎，接着蔣淑貞同回鄉間，居停主人收拾一間臥室給她居住。二人有了伴侶，更不覺得寂寞了。那蔣淑貞住了清寂的地方，得着高貴的朋友，也覺得比英國好了許多。

原來蔣淑貞嫁的一個姓余的余芷青，結婚多年，已養下了一個男孩子。余芷青是個新文學家，在英國留學了數年，不免受了新思想的

影響。他的父親，一則恐他在外面胡鬧，二則余氏門衰祿薄，便送了蔣淑貞到英國同來求學，這却大大的遂了余芷青的心願。饒是這樣，淑貞竟是他的妻子，不得不敷衍着。住了三個月，蔣淑貞便有了孕，淑貞暗暗歡喜。無尔芷青對着淑貞的態度，却太變起來。起初還鬧着些小意見，後來竟大相反目。二人雖是同居着，從不相交談，淑貞暗地裏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淑貞看看忍受不住，便要到法國去。芷青把不得淑貞出這層意思，便託了秦公嶼在法國照料淑貞，自己依舊在英國牛津大學研究他的文學。

淑貞到了法國，雖是避去了暫時的悲楚，精神上的痛苦始終不能解除。看看秦公嶼夫婦的你敬我愛，益發引起了無限的惻怛。劉夫人幾次三番勸她，淑貞終是慊慊不樂。劉夫人沒了法，便勸着淑貞學

習音樂，以舒積悶。淑貞於音樂之中，却喜樊亞鈴，却巧鄰近有個音樂教師，淑貞使天天跟他學。

淑貞本是個活潑的女子，在國內的時候，也頗喜在社會上交際際際。到了歐洲，受了失戀的刺激，也無心再事酬酢，所以很願意住在鄉間，跟秦公嶼夫婦過那清淡的生活。不料他的兄弟叫做紀春的，那時也到了法國，他學的是美術，住在巴黎，見着他的姊姊這般顛頓，要想個法兒替淑貞解悶。他曉得淑貞歡喜的是打牌，便找了幾個朋友，拿了牌到鄉間來玩。淑貞果然樂此不疲，天天打着麻雀消遣。劉夫人却不以為然，勸着她道：「我們遠適異國，所為何來？這樣的玩物喪志，不是我們青年所當做的。」淑貞雖是唯唯應着，心裏却對劉夫人不能諒解她這以消塊壘的隱痛，可是劉夫人說的是好意，不得不

飲些迹。紀春知道了，便請淑貞到巴黎去玩。淑貞想免了劉夫人的絮聒，自然樂從。後來嫌着往返不便，索性搬到巴黎來住。姊弟倆雖不住在一起，却天天見着面。紀春又燒得一手好中國菜，揚州的點心，更是他的拿手戲。中國學生，要嘗故鄉風味的，都到紀春寓裏去打牌，有時還請紀春到家裏燒菜請客。紀春也來者不拒，天天忙着廚竈，便把美術學校的功課荒疏了。

紀春那年二十歲，生得一副細嫩的臉兒，帶着女孩兒的脾氣；除得燒菜以外，還擅着女紅的絕技，淑貞的衣服和襪子，有了破損，都是紀春替她縫綴。朋友們衣服上脫了紐扣，紀春往往自告奮勇。于是他的絕技，也出了名。中國學生便替他上了個尊號，叫做「公共賢內助。」紀春不但不怒，還笑嘻嘻自負有了這個榮封。

茅以壽也時時奔走那公共賢內助的門下，一則紀春和淑貞是將臣勉的弟妹，籠絡他們，便是籠絡他的老師；二則紀春善子待人接物，可以得着許多幫助。不道他自從強奸處女出了醜以後，舊性依舊不改，見了女子，好似蒼蠅見着血一般，終要釘他們幾眼。可是他的照會實在太不濟了，面上加了密密的圈，眼睛鑲着鮮紅的邊，女子見了他，有如見了鬼一般，沒有不退避三舍的。他的性慾衝動，又常常強烈，却捨不得大錢去玩。只好在咖啡館門口或是街上，望着女子，咽着涎沫過癮。

有一天夜裏，大雨傾盆，茅以壽躺在床上，兀自睡不着。瞧了瞧表，已是十二點鐘，忽然福至心靈的想道：今天這樣大雨，天氣又冷，咖啡館這時想已閉可羅雀，那般私娼兒，當然沒人過問，我倒不

去塌個便宜貨呢？想定主意，便一骨碌起了牀，亂忽忽的穿了衣服，面上塗了些雪花粉，衣上灑了幾滴花露水，披了雨衣，往着鄰近一個咖啡館。跑到了那裏，果然不出意料，座客寥寥無幾，鶯鶯燕燕的却堆滿一屋子。茅以壽脫了雨衣，揀了一個座頭，叫了一杯啤酒，一面喝着，一面打量那些女子，也有瘦的，也有肥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可稱美麗的，却一個也沒有。那般女子唇上塗着血般的胭脂，眼眶畫着雨過天青的藍粉；面上的脂粉更是不消說了，拍得白裏泛紅，紅裏映白。

茅以壽一眼瞧見，一個不老不少不瘦不肥的女子，望着他做媚弄眼，茅以壽心旌搖盪的也望着她，連看幾眼。那女子何等乖覺，便扭扭捏捏的走向茅以壽桌子來，一面却望着那般女子一笑，驕其同業似

的。那般女子撇着嘴，望着茅以壽狂笑着，笑得茅以壽不好意思。那女子挨着茅以壽坐下，便要茅以壽叫了一杯口利沙，茅以壽只好答應。她使一飲而盡，又要叫第二杯，茅以壽也忍痛答應。接着又要茅以壽買香煙，茅以壽囁囁嚅嚅一會，纔老着臉問道：「今天你同我要會兒使得使不得？」那女子嗤的一聲笑道：「那却有什麼使不得！」茅以壽見她答應這樣爽直，心中兀自高興。那女子便又叫了一杯酒。茅以壽悄悄的道：「你的代價怎樣？」那女子嗤的一笑，伸出四個指頭道：「這樣罷。」茅以壽道：「四十法郎麼？是不是通宵的？」那女子瞪了一眼道：「呸！你做夢咧！四個盧易，我還只許你春風一度咧！」茅以壽大驚道：「四個盧易不是八十法郎麼？咖啡館裏的女子，那裏有這樣的代價？」那女子笑盈盈的站起來道：「你嫌着貴，不

要幹也罷，論斤估兩，算什麼呢！」茅以壽聽她嘲笑着自己，把方才歡喜她的心思，減了一半。她要走，也就由她，却懊悔着不該給她白喝了三杯酒去。那女子跑到自己桌子，和一羣女子指手劃腳帶笑帶說的瞧着茅以壽說了好一會兒。

茅以壽忍無可忍，便付了錢，披着雨衣，垂頭喪氣的出去。不料同一個人撞個滿懷。茅以壽抬頭看時，見是個婦人，那婦人披着大衣，看去甚是魁梧。茅以壽說句對不起，那婦人却笑嘻嘻的道：「時候還早着呢，急忙忙的則甚？」茅以壽見那婦人和自己打趣，曉得有些意思，便也打趣道：「我急忙忙去找你呢。」那婦人拍了茅以壽一下道：「你到乖的，我替你做個引線罷，你也不曉得我住在那裏呢。」說着，挽了茅以壽往外便跑。裏面幾個女子，又嘻嘻哈哈一陣的笑。

茅以壽曉得她們又笑着自己，也不作理會，便同那婦人出了門，行了數十步，那婦人便在一家門首停住了，引着茅以壽捨梯登樓。她住的是第五層，又沒有電梯，走得茅以壽汗流氣喘。那婦人取出鑰匙，把門開了。茅以壽聽得裏面男女譁笑之聲，蹣着腳不敢進去。那婦人已瞧出情形，便笑着道：「不打緊的，這是幾個同住的女子，同她們的要好朋友們鬧着耍子兒，你進來罷。」茅以壽還是趑趄着，却被那婦人推進去了。

那婦人關好了門，又引着茅以壽到自己臥室裏。茅以壽瞧時，見是個方丈面積的小房間，一只木床，一把搖椅，一個面湯檯，別無他物，然而已覺得擁擠不堪。壁上懸掛着幾張從報紙或雜誌上裁下的裸體美人畫，電燈也黯淡無光，木床左右前後堆着破鞋舊襪，搖椅上面

也放着幾件衣服。那婦人走入房間，把搖椅裏的衣服取過一邊，放在床上，笑嘻嘻的請茅以壽坐下。又替茅以壽脫了雨衣，自己也脫去大衣，露出紅色的紗衫，雖已帶着垢膩，同那房間比較起來，已可算得仙子下凡的了。那婦人又取下帽子，整一整雲鬢，施些脂粉。

茅以壽心裏祇是別別的跳，想道：坐在這種地獄般的房間，不是尋樂，真是受罪，還是回去罷。忽又轉念道：難得今天得了這個機會，失去了未免可惜，況且我來的是爲她的人，不是爲她住的地方，說不得將就些罷。回頭瞧那婦人，不由的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當初在黑暗中急不暇擇的當兒，未曾瞧清面貌，那婦人大衣的高領，圍着頸，帽子壓着眉心，到頗有些風韻似的。現在把廬山真面豁然呈露，纔看出那婦人已有四十歲上下，面龐兒像個母夜叉，身軀又肥又矮，

兩條腿又粗又短，一雙高跟的皮鞋，濺了兩泥，却似繡着花一般。

那婦人見茅以壽打量自己，還道那小夥子着了自已的迷，便把粉盒子向床上一擡，跑過去捧住茅以壽的臉，親親熱熱的親了一個嘴道：「你耐着性，喝杯啤酒罷。」說着，便在床底下取出一瓶啤酒，又在面湯盥上取了漱口杯，斟了大半杯，遞給茅以壽，自己却把瓶口對準櫻唇，啣嚙啣嚙喝個淨盡。茅以壽還不會喝，那婦人把漱口杯奪過去道：「你不喝酒嗎？我替你喝了罷。」說着又一飲而盡。茅以壽看着她的那樣兒，又暗暗想道：這個母夜叉如何對付得來，還是回去睡覺罷。

正想着，那婦人喝了啤酒，瘋狂似的過來，扭股糖兒似的坐在茅以壽懷裏，臉兒偎着，眼兒乜着，唇兒貼着，好似要把茅以壽吞下肚

去的一般。茅以壽有生以來，沒有受過美人愛，到此便情不自禁，面上熱刺刺一陣，轉着念頭道：她這個人雖是醜陋，我又不和她做結髮夫妻，皮膚還白淨，吹滅了燈，西施無雙，還不是一樣的嗎？況且瞞情形代價未見得大的。想到這裏，便也同那婦人親熱起來。那婦人要茅以壽付錢，茅以壽問是多少？那婦人說是二十個法郎。茅以壽想不到這樣便宜，便照付了。

那一夜茅以壽嘗了溫柔滋味以後，心中便忘不了那婦人。若要再去續歡時，不料那神聖不可侵犯的身上一件小東西，受那夜的打擊，便不自在起來。茅以壽慌做一團，又不敢同朋友們去商量，悄悄的去找個醫生醫治。治了一月有餘，化了四百多法郎，方纔全愈。雖是恨那婦人澈骨，却忘不了那夜的歡娛，便想那咖啡館裏的婦人。朝

秦暮楚，都是靠不住的，想找那清白女子玩玩。可是慢郎中救不來急驚風，一時那裏仗得着，便轉念到侍女身上。

那侍女，看去祇有二十歲光景；面上雖有一點黠班，身材却甚窈窕。茅以壽有了這條心，便想如何入手的方法。過了幾天，居然被他想到一個惠而不費的主意。那天乘那侍女收拾房間的時候，便過去握着侍女的手，陪着笑道：「你天天這樣辛苦，我實在過意不去，我有一個小玩意兒送給你，請你收了罷。」說着，便在衣袋裏，取出一雙元色絲襪。那侍女見了絲襪，却冷冷的道：「服侍先生，是我一內的事，先生用不着過意不去。先生賞我這種東西，我不敢受。」茅以壽張開一張笑口道：「你不要推却了，我來替你穿上罷。」說着便把那侍女接到床上，去解她的衣服。那侍女見茅以壽動着非禮，一時掙扎

不脫，便大哭起來，把房東夫婦也驚動了。

那房東夫婦，走入房間，見茅以壽這樣無禮，不由得大怒！一把抓住了茅以壽，要到警察局去報告。那時茅以壽目瞪口呆，不敢分辯，垂着手道：「我一時魯莽，鬧出這種笑話，幸喜沒有糟塌了那個侍女，求你饒了我罷。」那房東夫婦見那侍女還嗚嗚的哭着，便道：「我本來不肯借給你住的，看着你們學生會會長的面子，便給你臭小廝住了，你打量我不知道你從前做的事嗎？這一次我決不能放鬆了你。」說着便又去拉茅以壽。茅以壽又使那故智，跪下磕着頭道：「總是我的該死，你發些慈悲心，放了我罷，你若鬧了起來，別的不打緊，把我官費鬧掉了，教我在法國如何過活。」說着便嗚嗚的哭起來。

那房東夫婦，看他怪可憐的，便道：「也罷，你去請你們的會長

來。看他如何發落。」茅以壽見房東夫婦，口氣和緩了些，更磕着頭似搗蒜的央着道：「請你們這個也免了罷，我們的會長，恐怕不答應的。就是他肯答應，會裏的學生恐怕也不肯答應。」那房東夫婦道：「這個却使不得，你若不去請他，我也要去請他，還是你自己去罷。」茅以壽又苦苦哀求着，那房東夫婦，堅執不允。

茅以壽沒奈何，披着大衣出去，一面懶懶的走着，一面轉着念頭。如何同那會長說話。他曉得那會長呂文卿是個貪小的人，便先至一個百貨商店，做逢孟舍的，買了一枝自來墨水筆，然後逕奔呂文卿寓所裏來。却巧呂文卿不會出去，茅以壽嚷着道：「老呂！我好久不見了，我們今天到個咖啡館裏去敘可好？」呂文卿道：「也好！祇是要你費心了。」茅以壽又取出那支自來水筆，送至呂文卿面前道：

「老呂，你看這支自來水筆可好？」呂文卿瞧了瞧道：「好的。」茅以壽道：「我就送給你罷，本來你上月小生日，我又不曾送着禮呢。」呂文卿推道：「這又算什麼，你太客氣了。」嘴裏這樣說着，面上却喜孜孜的現着笑容。茅以壽道：「這算不得什麼，你不要嫌輕，那就好了。」說着，拉着呂文卿使跑。呂文卿道：「且慢，讓我披了衣大，帶了帽再走。」一面把那支自來水筆放在袋裏，向着茅以壽道謝。茅以壽又謙遜一番。

二人到了咖啡館，茅以壽纔把方才的事，宛宛委委的說了。末了夾着呂文卿替他去說項。呂文卿歎口氣道：「你也太胡鬧了，第一次坍了臺，你難道還不知悔改嗎？」茅以壽紅着臉道：「雖怪我一時糊塗，也是那小妮子模樣兒生得太好。」呂文卿道：「模樣兒無論生得

怎樣好，你也用不得強，現任闖下這個個子，說不得替你跑去一
趟。」茅以壽便立起身來，拱着玉道：「老兄肯爲我幫忙，真是我茅
以壽之幸了，交涉辦妥了，我正道謝罷！」呂文卿道：「謝不謝，倒
也沒有什麼要緊，我有兩件事，你答應了，我纔可替你來說。否則我
也祇得由你闖去了。」不知呂文卿說的那兩件事？茅以壽答應不答
應？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賣笑倚門兩行清淚

現身說法一朵紅雲

當下茅以臺聞得呂文卿要他答應了兩件事，才纔肯去同房東說項，便道：「只要你肯勞駕，不要說兩件事，就是一百件一千件也可答應。」呂文卿道：「其實這兩件事也，不是爲難的事，第一件你須罰個誓，此後再不鬧這種笑話；第二件我替你辦妥了，你永不同人說起是我替你辦的。」茅以臺道：「第一件不難說是容易的，第二件更可不勞聖念。這種事說了開去，我見面子何在，就是不爲你老兄着

怒，難道我也不想自己麼？」呂文卿道：「既是這樣，我們就去罷。」

茅以壽付了錢，同呂文卿進了地道，到茅以壽寓所。茅以壽記帶了鑰匙，按了門鈴，那侍女開了門，見茅以壽，連忙別轉頭去。那房東夫婦已等得不耐煩，見茅以壽同呂文卿來了，便嘮嘮叨叨把方才的事告訴呂文卿。呂文卿道：「這件事茅君已經說了我，把我也氣得發昏。就是你要饒他，我們學生會也不肯饒他。」茅以壽見呂文卿轉了口風，急了不得，惡狠狠的望着呂文卿。呂文卿接着道：「不過這件事，鬧到警察局裏去，於我們學生名譽攸關，我們會裏自己虛辦，那就公私兩便了。」那房東夫婦道：「本來誰高興去辦他，現在你既說了，請你帶他去就是了。他的行李，此刻就請他搬出去。」

呂文鄉拍着胸脯道：「這些事，都在我的身上，行李可否晚上來搬，現在我們要到學生會裏，把這件事交評議部評議，然後定個相當的處分。」那房東夫婦連說可以可以。呂文卿同茅以壽就踱了出去。

那時茅以壽已曉得呂文卿的用意，走出門外向着呂文卿豎起一只大姆指笑道：「老呂真是才智俱備，方才內事，這樣從容對付，足見外交能手。」呂文卿道：「好了好了，你不要恭維着。平常開會的時候，你少反對兩句，就是今天的報答了。」茅以壽道，「老呂放心，學生會。那個敢來反對，有我呢。」呂文卿冷冷的道。「瞧着罷！」二人到了地道車站，便分頭而去。

茅以壽先看好一間房子，又把行李搬了過來，對房東夫婦說是被學生會辦了個騙逐回國，現在候着船，還要在旅館裏耽擱幾天。說着

，裝出一副頗懷怨望的神氣。房東夫婦也就信以為真。茅以壽在那新房間裏部署好了，便到中國人開的老蕭飯店裏吃飯。那老蕭飯店是中國學生蒼萃之所。因為那飯店價廉物美，雇的幾個侍女都很風騷。老蕭的女人，也是法國人，平常還替那癡男怨女，做些牽引的勾當，有了這些妙處，也無怪其門庭若市了。

茅以壽當下坐定，見其餘中國學生，都切切私議。見自己也不打招呼，却望着自己笑。茅以壽摸不着頭腦，想不到東窗事發得這樣快。原來天下的事，只怕你不做，難怕你不破。茅以壽強奸侍女的事，霎時傳到一個人的耳鼓，他又告訴了他的朋友，一傳二，二傳四，何消片刻，老蕭飯店的座上客，沒有一個不譚着茅以壽強奸侍女的事。這個性情和緩的，當他做個好新聞，飯餘茶後，談談笑笑也就

罷了。幾個好生是非的，却商量着除去那害羣之馬。有一個慣使促狹的四川人態國威，做了一則新聞，畫着插畫，張貼在會食間裏。一羣人蜂擁似的跑過去瞧，個個笑得前仰後合。茅以壽也是其中一個，見了這則新聞，如何不氣，便想當時發作。無如自己那時變了個衆矢之的，鬧起來說不定要吃眼前虧，便冷笑一聲走了。

當晚茅以壽就去同呂文卿商量對付方法。呂文卿吃了一驚道：「他們消息真是靈通，耳報神也沒有這樣快。」茅以壽道：「這件事一定是態國威那蹄探聽出來的，我同那廝本是面和心不和的，那天我們倆在一井水菜舖買香蕉，他乘那店夥沒有瞧着，悄悄的偷了一只蘋果，他自詡妙手入神，便把這事笑着對我說了。却不道我把他的自供，當做話柄，第二天在老廟飯店當衆調侃他。他老羞成怒，一時却

奈何我不得，時時存着報復之心。今天我搬房子的當兒，却巧遇見他，他問我何故匆匆的便搬房子，我支吾一陣，便起了他的疑竇。他一定借着去訪我的名，到房東那邊去探聽個水落石出，方才那則新聞，便是他做的。」呂文卿道：「這件事你還是忍下子的好，鬧得大了，又要牽累着我哩。」茅以壽拍着檯子道：「天下再沒有如你胆小如鼷的人，法國人我到有些忌憚，德國威究竟是個中國人，也沒有生着三頭六臂，我怕他，我也不姓茅了。」呂文卿道：「你既然抱着這個主見，何必來同我商量，你請便罷，我還有功課要預備呢。」

茅以壽回到寓所，便寫封信給熊國威，說他公然侮辱，當以手鎗對付。熊國威收到了這封信，便去報告警察局說是恐嚇。警察局就把茅以壽提了進去，又在他的寓所裏搜檢一番。究竟呂文卿受了他一支

自來水筆的厚禮，便以學生會會長名義，替他保了出來，然而茅以壽已替了七天囹圄風味。

茅以壽出來以後，想巴黎站不住腳，便悄悄的到柏林去了。在柏林住了兩個月，又回到巴黎。那天在青年會裏質問營業參觀團，原想趁此出出風頭，果然名利雙收，第二天便有個吃飯的機會。不道在咖啡館裏給周文藻舊事重提，又出了一場醜。

且說應子固周文藻趙秋生三個人，來到萬花樓，揀了個座頭坐下。周文藻請應趙二人點了菜，二人隨便說了些。周文藻居然大破客囊。開了瓶白葡萄酒，一則感激子固替他解圍，二則子固是見慣大場面的，自己不好意思裝出寒酸態來。況且趙秋生是個公子哥兒，將來沾他的光，日子很多，這便是金鈎吊玉蟹的妙計。那時還早，三人吃了

一會，婦女雖來了幾個，却都是平庸的。音樂雖是奏着，舞場裏跳的人，却一對也沒有。趙秋生吃了幾杯酒，已坐得不耐煩，嚷着要子固去請個女子來同吃。子固道，「你不要急，好的多着呢，往後都要來的。」

子固說着，喝口酒，一眼瞧見一個中國人，同一個法國人坐在一起說笑着。子固悄悄的推周文藻道。「你瞧這個人好不奇怪？」周文藻舉目一瞧道：「虧你是老巴黎，難道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還不知道麼？」子固忙問是那一個？周文藻四面瞧了一下道：「屬垣有耳，過會兒同你罷。」子固道：「你又恐因口招禍麼？你輕輕的說着，不妨事的。」周文藻道。「你瞧他是那種人？」子固又瞟目過去，見那中國人倒在法國人懷裏，拿着粉盒子對小鏡子撲粉，撲了粉，又在嘴

唇上塗些胭脂，手腕間還套着一只手鐲，手鐲旁邊繫着一條粉紅小絲巾。子固已瞧料了，便笑着對周文藻道：「可惜我沒有斷袖的嗜好，他到是個國貨呢！」周文藻道：「着着！你真是聰明哩。他幹這個無恥的勾當，一半固是他自己的墮落，一半也是他的父兄之過。」子固道：「這又那裏說起？」周文藻道：「說來話長咧！他叫蔣紀春，是臣勉先生的令弟。蔣臣勉先生，想你是知道的。」子固點點頭。

周文藻接着道。「蔣紀春和他的老兄，性情行爲，完全不同，一個專在學問上政治上用功夫，一個專在女子衣食上用功夫，所以兄弟倆很合不來。聞說在國內的時候，蔣紀春往往從學校裏逃出來去酒食徵逐，給蔣臣勉知道了，就給他一頓教訓，說不定還要鞭撻從事。俗語說得好，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蔣紀春雖有嚴兄管束，得了

機會，依舊在外荒唐。蔣紀春生得一個好模樣兒，又善於修飾，北京的窰姐兒，沒有一個不歡喜他，還賄了他些衣服零用。後來他忽然又同一個同性的朋友卿卿我我起來，人家便說他許多醜話。這個消息傳到他的第三位兒在銀行裏辦事的耳朵裏，氣得發昏。便去同臣勉商量，送他到法國去。吃幾年苦。」

「當下紀春到了法國，到還安分守己，他的月費，是由家裏匯來的，每月五百法郎。五百法郎那裏約紀春的用度，只就衣服一項，他見了時新衣料和樣式，每月總要做一兩套，此外化粧品也和衣食住三項列入日用必需品的。所以第一次隨身帶來的幾千法郎，不到兩個月，用個淨盡。家裏和蔣臣勉那裏，固然不敢去要，就是他的令姊淑貞，也不肯十分幫他的忙。一則淑貞的錢，也不夠自己應用，二則濟

人的急，是淑貞所疼言痛恨的。幸喜他那時得了個公共賢內助的尊號，那個尊號，不久又出了名。所以他的窩裏便有許多中國人光顧。他便將聚賭所抽的頭錢，來對付衣食住三項。有時賭得遲了，也有人在他的窩裏下榻。」

「他有個怪脾氣，一個人睡，到也罷了，有了第二個人同睡着，無論同性異性，他總要小鳥般依着人睡。有幾個人得了這種好處，不肯同人家說。內中有個姓詹的詹慕坤，自受了公共賢內助特別優待，便爲他顛頭倒倒起來，逢着人便誇說紀春待他如何的好；到了得意忘形的時候，連被內風光也說了出來。那詹慕坤不時的替他置衣服，買化妝品，在他身上化了不少的錢，便視紀春爲禁樹，不許旁人染指。紀春得了這樣照顧，也便一心一意的和詹慕坤好。不料詹慕坤金盡床

頭，紀春對他的熱度，不免淡了些。」

「那時他們已同居着，紀春有時在朋友家裏住一夜，詹慕坤便大發醋勁，紀春只有啜泣的分兒。詹慕坤受了這種刺激，性情變了十分粗暴；紀春忍耐不下，便要和他分居。詹慕坤不肯，便大大的鬧了一回。紀春足足哭了三日三夜，後來不知如何，同一個美國人認識了。美國人是有錢的，紀春予取予求，好不快活。有一天，乘詹慕坤到凡賽爾訪朋友的當兒，悄悄的把行李搬出去，與那美國人同住。待到詹慕坤回來，見了人去樓空，便發狂似的到各處去找。中國人的寓裏，那裏沒有找到，都說沒有見着蔣紀春。」

「那天詹慕坤東闖西闖的闖了一夜，第二天便病倒了，口裏嚷着紀春紀春。又過了幾天，忽的霍然起來，把房裏的陳式，東抓一樣，

西抓一件，擲在地下。一會兒哈哈大笑道：「今天我先結你個下馬威，明天我再來收拾你的賤骨頭。」房東聽得聲音，推門進來，見了這種情形，嚇了一大跳，便把他挾住。他見了房東，忽唱着「小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唱完，又哈哈一陣狂笑。那房東見不成樣，便把他送入瘋人醫院，聞說現在還沒有好呢。」

「那蔣紀春自從同美國人同起同居，說不盡千歡萬娛，無奈好事多磨，那美國人忽然動身回國去了，紀春又失了靠，便在街上撲着粉，塗着臙脂，引逗法國人。中國人那時都不敢過問了，他也不再同中國人糾纏。現在這個法國人，不知又在那裏找到他的。」

子固道：「這種人也是自作其孽，你看他的粉紅小絲巾兒，真是毫無羞恥。」周文藻詫異問道：「這個小粉巾兒，却是什麼玩意兒？」

子固道：「這便是此路中人的表記，他若沒有這種表記，雖是撲着粉塗着脂，人家看去，還道是個戲院裏的戲子，或是做影戲的。現在他竟公然承認，我們中國人的臉給他丟盡了。」

趙秋生當他們倆說話的時候，雖然聽着，兩隻眼却溜來溜去看那般女子。那時女子已陸續續續來了一大羣，鬢影衣香。趙秋生瞧瞧這一個，看看那一個，好不有趣。待到子固說完了話，便道：「別人家的事，理他呢！我們談我們的正經。」子固瞧了瞧時候，已有九點鐘了，便道：「也好，我替你的正經辦妥了，我還要去赴一個人的約呢。你要那個，我便替你找那個。」趙秋生道：「我已物色了半天，那個穿蘋果綠的最有意思，你看她的黃金般的頭髮，和秋水般的眸子，多麼可愛！我們這西洋婦人，總要嘗嘗特別風味。別的我是一個初出茅廬，

不說，有了這兩件比衆不同的地方，已夠我消受了。」說得子固文
蕩都笑了。

笑了會兒，子固道：「也能，我就替你找這個罷。」秋生指了又
指，教子固不要弄錯。子固笑着，便去換那個女子同去跳舞。跳舞完
了，那女子便隨着子固過來。子固教她坐在秋生旁邊，那女子望着秋
生橫眸一笑，這一笑把秋生的心肺都震盪起來。接着那女子坐下了，
癡癡的同秋生說話。秋生一句不懂，便問子固。子固道：「她要你開
瓶香檳酒呢！」秋生忙道：「使得！使得。」那女子喝了香檳，又和
秋生說話。子固替她翻譯道：「她教你同她跳舞。」秋生道：「這個
求她饒了罷，我那裏玩過這個玩兒，說不定要鬧出笑話來。」子固
笑道：「不要緊的，你放大膽同她去跳便了。」

那女子還道秋生答應同她跳舞，便立起來嫻嫻的走入舞場裏。秋生受着子固和文藻的慫恿，只得也走入舞場，把那女子緊緊的抱在懷裏，也不管音樂奏的是什麼。雀兒似的跳起來。沒有幾步，一腳踏在那女子的脚尖兒，那女子喔唷一聲，嚇得秋生放手不迭。那女子拖了秋生，復歸原坐。子固文藻瞧了大笑，那女子却不說什麼，也望着兩個人吱吱的笑，笑得秋生不好意思。子固還打他的趣道：「你的跳舞，雖不能完全中着節奏，初學得此，也已非易了。」秋生怔怔着道：「別再打趣我了，我平常走幾十里路，到還不覺吃力，這次沒有跳了幾跳，不知如何，便跳得汗流氣喘。其實並不是我的身體不濟，多怪那女子太妖冶了，抱在懷裏，柔若無骨，我便覺得縹縹渺渺，不知如何是好！那個寶貝，奉了神經系的命令，便要脫穎而出，你想我

還跳得動麼？」子固文藻聽了，笑得眼淚都流出來。那女子問子固何故好笑，子固便把趙秋生的窮形極相述了一遍，笑得那女子也吱吱格格不已。

過了會兒，秋生請子固問那女子那事行不行？子固道：「我已問了她，她說行是行的，代價却要三百法郎呢。秋生張開口嘻嘻的道：「只要她肯去，三百法郎到不成問題。」子固道：「那就好了，我先走罷。」秋生急道：「這却使不得，要走我們同走。」子固笑道：「你又癡了，她是萬花樓雇的舞侶，非到一點鐘不能走的。你的事有文藻替你佈置的。」文藻道：「子固有事，讓他先去罷，待會兒我送你到旅館去罷。」秋生這纔無言。

子固謝了周文藻，出了萬花樓，來至大陸飯店，白朗夫人已出去

看戲了。子固快快不樂，沒精打采的回到寓裏。見桌上放着兩瓶香檳酒，還插着一個粉紅色信封。子固抽出來一看，知是白朗夫人送來的。子固默默的想了一回，自言自語道，婦女的心理，真是神秘哩！二十四個小時裏，變了三個態度，比六月的氣候還要變得快，說不得明天再去碰一下罷！想到這裏，便解衣就寢。第二天早晨，又到大陸飯店，知白朗夫人昨晚不會回來。子固大大的吃了一驚，又不便探根究底的問，只得折回寓裏。

子固剛剛踏進房門，一個人趕了出來道：「來了，來了！我們等得你好苦！」子固見是趙秋生，一眼看去！沙發上還躺着一個周文藻。子固道了失候，秋生便邀子固同去中華樓吃飯。子固道：「昨天擾了你們，怎麼今天還要破鈔？」秋生道：「吃飯又算得什麼事，你也

太客氣了。」周文藻笑着站起來道：「這次的飯，密歇應到不可不擾他，他專是爲你設的謝媒酒咧。」子固也笑着道：「這個媒，得怎樣？秋生兄可得意麼？」秋生見問，便笑答道：「果然別有風味，子固兄是此中老手，也用不着我來細細敘述。惟是文藻兄昨晚也得着一個奇遇，却可不報告一下。」

周文藻向着子固搖手道：「你不要聽他，他是製造空氣專家。」子固笑道：「無風不起浪，秋生兄不見得無所見而云然的。」文藻道：「我同他開玩笑自是有的，他便信以爲真了。」秋生道：「原來如此，我想天下那有這樣便宜貨呢？你又沒有潘安般貌，那個女子，看中你些什麼？你看我化了三百法郎，以爲我是個屈死，所以神乎其說的來騙騙我。老實說罷，我不懂法國情形，說不定多化幾個錢；這件事却

是老巴黎替我辦的，你用不着這樣的挖苦人。」說着，還氣憤憤的。
周文藻却不說什麼，祇是格格的笑。子固道：「有也罷，沒有也罷，我們且去吃了秋生兄的喜酒再討論。」

當下三人出了子固寓所，乘着公共汽車來至中華樓。吃飯的當兒，秋生又要子固帶他去玩。子固道：「對不起，今天下午我要去看幾個朋友。」秋生道：「有要緊的事麼？」子固道：「事情到沒什麼要緊，左右不過設法幾個法郎罷了。」秋生道：「幾個法郎的事，又何必東西奔走。你要錢用，這裏先拿一千法郎去便了。」說着便在錢袋裏取出兩張五百法郎的，遞給子固。子固推着道：「這個如何使得，我同秋生兄，究竟還是初交，那裏可以通融金錢。」秋生道：「你借錢要揀人的麼？我們雖是初交，難得一見如故，區區一千法郎，又算得

什麼！你收着去用，有了錢的時候，還我使了。」子固這纔收了道：「難得秋生兄這樣爽直，我不受却不好意思。」又向着周文藻道：「你替我做個保，兩個月本和奉還。」

秋生道：「不要囑嚇了，我們商量下午玩的問題要緊。」子固道：「你先出個題目來。」秋生道：「我在上海，聞說巴黎有個什麼萬千春色館，裏面不要說有男女的表演，就是人獸的奇形怪狀也羅致無遺；房子的構造，都是玻璃的，比佛教的無遮大會，還要偉觀。子固兄若是曉得這個所在，我們何不去賞飲賞鑑呢！」子固道：「這種玩意兒，我曉得的却有一個，不過要到九點鐘纔開門。你既醉心此道，我就陪你看個西洋景罷！這個西洋景，你看了保你滿意。」秋生喜得跳起來道：「那我們就去罷。」周文藻自然也跟了去。

三人坐了街車，到大劇場後面一個小街。子固便叫車夫停下，又轉了幾個灣，走入一個所在。周文藻看那條街，好像來過似的，外面有個帶小帽的守着門。子固輕輕的說了幾句，那個人便引他們走入屋內一間客廳。那客廳黑暗異常，那人開了電燈便出去了。秋生見那陳設非常簡單，朝南一排兒擺着八把椅子，牆壁開了八個小洞，坐在椅子中，便可由洞內望入裏面一間的動作。三個人坐了一刻，還沒有個人來招待。秋生先等得不耐煩，子固便按了電鈴，來個碩大無朋的婦人。見了三人，笑嘻嘻的道：「坐歇兒罷，現在祇有三位，還不到八個人數！我們是不開演的。你們覺着沒趣，吃些啤酒，做些影戲玩玩罷。」子固道：「也好！你去叫她們預備着罷。」那婦人道：「都是現成的，請到樓上去坐。」

三人便跟着她上去，來至一個咖啡館模樣的房間。那婦人送上三瓶啤酒，幾個裸體的青年女子，便跑過來要同他們混。秋生文藻看了那般模特兒，早已目瞪口呆。子固却笑嘻嘻的在衣袋裏取出一個法郎，放在桌角。一個女子，搶着把身軀湊近，不費吹灰之力，那個亮晶晶的法郎，便吸入御溝裏去了，三人看了大笑。那女子却行若無事的，把那法郎取出，送到子固面前一耀，嬌滴滴的說了聲「密合西。」

「秋生興起，便取出二十法郎的一張票子，向那臃腫的婦人換了，一排兒放在桌上。那般女子見了，餓鷹撲食似的，一霎時便把二十個法郎都送入蓬門深處去了。那般女子又要三人更上一層樓去弄個消魂，子固說不要，教那婦人快演影戲。那婦人答應着，不一回影戲開演，不要說秋生見所未見，連文藻也是破題兒第一遭。

不上一刻鐘，影戲演畢，秋生方纔長長的抽了一口氣，對子固說道：「這種影戲片子，買得到嗎？我們在上海開他一月，四馬路青連閣一帶兜賣畫片的小窩三，便沒人去過問了。」子固笑道：「這種影戲院，如何可以開在禮義之邦的中國？就是在法國，也是祕密的。」文藻也笑道：「他要買這種片子，恐怕不見得肯供諸同好，只不過想自己要學些法門去增長愛情罷了。」秋生道：「我一時又不回到中國去，且不要去說他，現在可還有別的玩意兒沒有？」子固又問那婦人，那婦人說湊不足人數。子固對秋生說了。秋生道：「我們三個人，付八個人的錢就是了；一輩子湊不到八個人，我們就一輩子不聽了不成？」當下子固問那婦人，那婦人道：「照例每人納二十法郎，現在你們統共給一百五十法郎罷！」秋生給了錢，便又走至樓下。那

婦人教他們不要高聲談笑，說著，熄了電燈而去。

三個人坐在黑暗裏，好不納悶，約莫過了一刻鐘，那八個小洞兒，露着光線出來，三個人便都湊着去看。見那裏面是間臥室，却陳設得狠是精緻。對着洞口，便是一只床，床後放了一面大鏡子。床上還掛了一盞電燈。那時他們見一個男的挽着一個女的走入房裏，那女的有二十歲年紀，到還楚楚動人，那男的却是個澳非利加入口的黑將軍。二人調笑了一會，又吃了些酒，便在床上試演活劇。這個玩意兒，比較方才的影戲，還要真切有味。子固是司空見慣，並不覺得什麼。秋生忍着氣，一些兒不敢響，心裏却替那女子可惜：這樣嬌小玲瓏的身體，香潤白嫩的皮膚，那裏容得粗暴的黑醜兒蹂躪。

那周文藻瞧了那房間，心裏已覺得不自在，及見那個女子同那黑

人幹那話兒，心裏一陣熱，面上霎時現了一層紅雲。幸喜那房間是黯黯的，子固秋生都不會看出。後來文藻不能往下再看，便悄悄的推秋生一下道：「我們去罷，多看有什麼意思呢！」秋生正看得起勁的當兒，如何肯依，便道「看他們完了再去未遲。」文藻道：「我覺着頭痛，我要先走了。」子固道：「頭痛何至一刻兒也等不住，莫非你受了刺激，要去尋出路嗎？」

話未說完，裏面完了事。那婦人又走入，把電燈亮了。子固秋生瞧那文藻的面孔，漲得血般的紅，二人大驚，道是文藻果然害了病，便匆匆的雇着街車回去。要知文藻害的是什麼病？且看下回分解。

